

蕉風月刊

27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4期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遊記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沈安琳・55

■散文

搖滾樂・商晚筠・63

木碗之歌・黃繼豪・69

長雨・何榮良・71

斷羽・葉 嘯・75

■小說

進入撒哈拉・宋子衡・76

焚琴錄・鍾 瑜・83

嘲諷・凌高譚・89

■風訊・編輯室・96

蕉風月刊

二七四期

目錄

■封面畫・丘瑞河

■詩論

史詩的萌芽・周清嘯・4

■專欄

縹囊緗素（學與思）・鄭百年・14

輕描集・邁克・19

■文藝通訊

在漸暗的窗邊點亮燈光・溫瑞安・21

■詩

掛圖記・溫瑞安・28

寒意・溫任平・32

緣份・謝清・34

悲哀不是這樣的・艾文・37

絕筆・沈穿心・39

■書評

江湖寥落爾安歸・柳非卿・41

史詩的萌芽

——論溫瑞安的「罄竹」——

近來，有不少詩人都一併寫起武俠詩來，在詩中放進什麼招什麼仇恨俠義叱喝廝殺地充滿血腥和殘暴，他們蘊藏於詩中的江湖傳統是狹窄的，因為，他們只有撼天震地的剛陽獷悍，而缺乏了另一面很有代表性的婉約的柔情。中國的江湖傳統應該是多面性的，有悍獷好鬪的莽漢，有性情豪爽的英雄，有藝高胆大而又儒雅濃厚的俠客，也有柔情千萬的絕色美人等等，但這些詩人只顧及武體詩中陽剛的一面，而忽略了溫婉的另一面，是一項遺憾。但是溫瑞安卻發覺到這一點缺憾，因此，他筆下的江湖傳統是廣義的，他的詩風是多變的，當他柔起來可以令人感覺到柔情體貼的美人那種溫婉：

這是最後的時刻了，正似

我們那驚喜的初逢

只能緊緊執妳冰冷的手

用我全然的溫存

再低語一遍妳的

婉約與風姿

(註一)

當他狂傲起來，他的詩便是驚天動地的雷聲：

耙呵，你硬硬把他

平平白白的翻出來

看他能不能排山倒海的把

大風和大雨刮起來

看他長風幾萬里

平平白白的能不能把

英雄兒女都怕起來

(註二)

當他的詩風趨向平和，那又是一片風平浪靜的平靜和詳：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又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註三)

而當他奸詐詭異起來，便像多變的江湖：

一柄懸九個銅環底關刀

鏗然落地，泥地上滲着
血跡

算命底相士一直搖着
銅鈴，白色底幡旗
走近時始發現他是雙目慘白的
瞎子

一頭掘屍犬在深夜
忽然聳起，一面恐懼地後退
一面以尖銳底毒牙，向前
嚙噬

從上面舉例的四種不同的詩風格，我們可以看出溫瑞安的江湖傳統是多向的，而且「意象來自古典的和現代的詩句」（齊邦媛教授語），交溶着古典和現代的中國，因此，溫瑞安的詩中便蘊育着史詩性，而這史詩性是粹純屬於中國的。齊邦媛在「寫詩的佩刀人」（註四）說過：

溫瑞安的詩，短短幾首，就自成了一份氣象

在蒼茫間坐下來，看見現在隱身
未來向我走近………………

這些看似單純的主題，在溫瑞安的筆下
還沒有腐；他尚未將倦怠和厭惡的「現代感
」帶進詩裏，使得真實的感情陷入重重糾葛

的意象裏。因此他至今仍相當豪壯地挑着他那一份歷史的重担，使得短短的數行詩句裏初現史詩的幼芽。

很可惜的，齊邦媛教授沒有機會多讀到溫瑞安的詩，在齊邦媛的「寫詩的佩刀人」還未在中外文學刊出時，溫瑞安的詩中之史詩性已是壯大的樹而非初現幼芽了，當然這要經過許多嘗試和努力才獲有的，而齊教授所讀溫瑞安的詩正是他嘗試中的產品，史詩性自不是很濃，但溫瑞安在七四年二月廿二日寫成了一首長詩「罄竹」，此詩是寫楚霸王項羽的，但溫瑞安並無意把「罄竹」寫成史詩，他寫的是被人忽略的歷史。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出現了許多的大英雄大人物，他們都會幹過轟轟烈烈的大事，但是我們在歷史上可曾讀到他們？歷史只記載成功的人物，那些大將軍大英雄爲了國家爲了江山而戰死沙場，歷史可有記載？這些都是悲劇，歷史上遺忘掉的將軍英雄都是「悲劇人物」，好像說楚霸王爲一代英雄，自十八歲起身經七十餘戰，打出了江山，但最後不但把拚命打出來的江山拱手送人，還落個身首異處，一代英雄最後也只是一撮黃土，這是多麼殘酷的悲劇！溫瑞安在詩中用到楚霸王的史料，如果以一般簡單的定義：「史詩是長篇敘事詩，歌頌歷史或傳說上英雄人物的事蹟」來看，那「罄竹」是史詩了。但我已說過溫瑞安無意把「罄竹」寫成史詩，因爲在此詩中史料並不是最主要的，如果是史詩的話，他必須忠實於史料，按照史料的程序來寫，但溫瑞安沒有這麼做，在詩中史料並不完全被包括在內，有不少的戰役他並沒有寫在詩中，也有不少地方是匆匆交代過去，溫瑞安主要寫的是「英雄的悲劇」，並且嘗試把戲劇和詩揉合起來，不但充滿視覺效果，也充滿了聽覺效果。這首詩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片大戰過後狼煙散盡的寂寞悲傷，一開始詩人就以他才華的筆勾畫出一個淒涼而深沉的秋夜來：

是個深涼淒冷的秋夜

長街小巷淒淒守着無盡的荒涼

寒風起時，漫天紙屑黑蝙蝠似的遊蕩

葉皮、報紙、餘燼

徐 徐
續 續
飛 地
飄

沒有一頭狗，沒有任一盞流麗的燈

詩一直以秋夜的情景發展下去，都是沉寂淒蒼的，如攝影的鏡頭，慢慢把景象映出來，這一段是以視覺效果為主，而詩中秋夜的景物描寫共有五段，詩以秋夜開始，也以秋夜結束，前後呼應着，而詩中穿插的另三段都有各別的景象，而這一幕幕的景象和詩中分爲四段的史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視覺和聽覺兩種效果互相交替着，而視覺中的秋夜是淒蒼寂靜的一種「靜的氣氛」，而那四段史料是以聽覺為主，卻是戰鼓轟轟馬蹄達達地呈現着「動的氣氛」，這一靜一動，兩種不同的氣氛揉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戲劇的力量」，使得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受作者所控制着，眼中是秋夜淒寂的景色，耳中是撼天震地的吶喊打戰的聲音，而秋夜中有一股蕭殺，不正是如大戰後滿地滄桑的蕭殺一樣嗎？不正是英雄淒然逝去的悲劇嗎？而詩中的一靜一動，正是中國八卦中的一靜一動，和一生一死同樣，皆在其中，世世不絕！「罄竹」詩中正呈現出溫瑞安各種不同的詩風，除了動和靜以外，他還運用了上面所說的溫婉和剛獷兩種不同的詩風。他寫虞姬時，那股似水般柔和的情懷，正屬於溫婉的：

「怎麼辦？既無三宮六院的星芒

便沒有恆存的月亮

不能等日陽炸裂後才自絕呵

誰忍，誰忍在最後的突圍中

拖累了君王？誰忍

誰忍留在後方，甘心
嗅他人腥俗的麝香？

不能等他醒呵，一切都是不捨
不如現在來個終了」

描寫楚霸王，正是陽剛激越的詩風才能表達：

鮮血是最後的淒涼，熱而澀辣
灼醒了疲極的霸王，霍然而起

攙着的柳腰逐漸冷卻，炙陽的眸
有一切悲憤後的鏗定，生怕溜脫的牢隘

寧靜的月華，凝端而終至黯淡
便是所有的過去，沒有一句話別

沒有熱的，冷的淚

只有甘願閣上的眼睛

以及不甘闔上滾圓的雙目

還有鮮血，從一顆心流到一雙手

以及刀鏢，王者的金鑽

旋動着精閃的金芒

漸漸鬆開的戰指和漸漸倒却的身子

看着鮮明的血，扳手掀開帳蓬

清冷的月華傾盆洒來，霸王怒喝：

「備馬，突圍！」

戰鼓砰砰逢逢地急急响起

從這裏我們看出溫瑞安處理霸王和虞姬的情是重點之一，楚霸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個

「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又注意到他粗暴獷野的一面，而忽略了他柔和的一面，而溫瑞安把別人忽略的東西寫出來，正是他的創意，否則，他何必再寫楚霸王呢？史記不是已經寫得够好了嗎？溫瑞安寫他們之間的情也是很直接的：虞姬因為怕拖累了霸王的突圍，而又不願爲敵人所俘，所以決心自殺了，當她的熱血喚醒霸王，霸王知悉虞姬是爲自己而死，馬上下令突圍，這正是楚霸王的性格，而虞姬的自殺不是偉大的愛情所使然是什麼？除此，溫瑞安對楚霸王的命運也給了他自己的新評價，這也可說是他詩中的哲學，英雄的悲劇：

一子錯，未必滿盤落索

一子不錯也致全盤錯落

霸王舉鼎也不過是烏江畔的一撮黃土

所以有許多刺殺：來歙、岑彭、張飛

最心寒的也只不過是瞪着眼死

那最後、最後的一聲慘呼呢？

誰、誰也沒曾聽見

再風雲的英雄，最後只是一撮黃土，連最後的叫聲也沒有人聽見，這是多麼悲慘的事！溫瑞安用秋夜蕭殺的景象來襯托出英雄的逝去，是很恰當的，因爲一到秋天，天地萬物便漸漸枯萎了，在冬天時彷彿一切都被消滅，但只要春天一到，生命又重新開始蓬勃起來，正如英雄一樣，一個個倒了下去，以後還會有英雄出現，就像一種佛家生生不息境界，亦如他詩中視覺和聽覺互相交替，而在視覺中有着聽覺，聽覺中又有視覺，繁繁紛紛，也是一種有機體的交疊，這是他自秋夜入詩，然後轉入聽覺爲主的史料，以說書的方法來表達，這個效果我們可以看一段詩：

似很遠很遠的列車

自九泉之下曲曲折折的馳過來

隱隱的有人如是說：

許久以前有一個傳統

許久以後有許多傳統
無盡的傳統，活過，在後來
及以前，所有的傳統

都變成一個需要負載的壳
繫匠在不勝重荷的人背樑

所以一切便是一切，悲與歡

過去不是過去，隨時

它會回來造訪、還魂、借屍

不惜一切手段，用一隻眼

看一件事，同樣一件事

可以被許多眼睛看

也許這樣可以看出點淒況來

詩中的句子「自九泉之下曲曲折折的馳過來」「無盡的傳統，活過，在後來及以前，所
有的傳統」「過去不是過去，隨時它會回來造訪、還魂、借屍」不是都在在不滅嗎？

另外，「罄竹」一詩中的秋夜和史料也是互不可分割的，開始第一段的秋夜是寂靜的，
而第一段的史料也是較為寂靜；第二段有一輛三輪腳踏車，車上掛着呵呵吹氣的火水燈，軋
軋地在街上經過，踏車的人把湯匙敲着藍精線花紋鑲邊的白瓷碗，叮鏜着响，從寂靜着有了
清晰的叮鏜聲音，而第二段的史料就比起第一段來得激烈，戰火戰鼓也跟着加狂：

號角轉爲急鼓

逢得隆隆同同

逢得隆隆同同

婁煩箭射李張

王陵刀斬煩昂

霸王駭退婁煩

鐘離昧傷漢王

韓信廣武截糧

第三段是三輪車踏了過去，整個夜又淒蒼起來，而很遠卜卜地傳來梆聲，一下一下，像說着許多回憶，打更的人行近來了，腳上噠啦噠啦的木屐聲也更响了，孔明燈慘白白地，看不清打更人的面目，從第二段叮鏜的瓷碗聲和昏黃的火水燈發展到沉沉的梆聲和照不清打更人面目的孔明燈，夜比剛才更蕭殺也更深了，而第三段的史料正如夜深了地戰爭愈戰愈烈，烽火愈燒愈狂：

……而戰鼓喧天的戰鼓再度揭藥

三十萬大兵毀了漢王的國陵

再圍成皋時却讓周蘭在柳村燒光了糧食

三齊、淮南、大梁三王百萬兵

再由李左車計誘霸王、虞姬失効的勸阻

仍是長車入沛郡，伏兵九里山

白天執大旗，晚間點號燈

退守楚營，彭城被佔

且自鷄鳴小殺至九里山

夜到最深時再下去就是凌晨，一件事發生到最高潮也正是低潮的開始，這也是一種的輪迴。第四段的秋夜開始是琵琶急急地撥着，慢慢寂靜了下來，只有人劈劈拍拍地敲起拍板，這正是從最高處慢慢跌入低潮去，而史料也是一樣，從最激烈的突圍到了楚霸王烏江自刎：

「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這最後蒼涼的話

雕贈亭長，見江而不渡

反身殺敵數百，染上十餘怵目驚心的傷

反短劍，割頭顱，贈名馬通

這反手的一劍，是完成最後最後的壯烈……

一切都結束了，夜，又恢復了開始一樣，那人仍在爐邊蹲着，只是更遠處嗚嗚呃呃的，似有人在嘔吐，在更遠的更遠處，好像有人走來，口中隨便拉了個調，通不隆冬槍！通不隆冬槍！這是最後一段的描寫。到此楚霸王的一生都完了，只留下夜，留下默默不絕的黑暗。「罄竹」這首詩，除了運用史料使其更具有史詩性之外，也可以稱為「以客觀而充滿想像力歌頌英雄事蹟的長詩」了，因為在此詩中，我們找不到詩人自我的聲音，也就是說，詩人客觀地而充滿想像力地寫英雄事蹟的詩，說到歌頌，應該是歌頌楚霸王和虞姬的愛情，他們的自刎不是完成最後的永恆嗎？如同他們永不泯滅的愛情。此詩不但宣揚了楚霸王和虞姬的愛情，也寫出了楚霸王粗野暴狂的另一面：溫柔善良，如不是他的淳厚善良，劉邦恐怕在鴻門宴就身首異處了，只是一般人都沒有想到這點，所幸詩人寫出了「別人忽略的歷史」使詩中的史料賦有新的意義，這樣的英雄事蹟，這樣的詩，不正是「使得武士們戰罷回營，在熊熊的火前聽歌者彈唱前朝的征戰」的長詩嗎？讀了「罄竹」，誰能否認史詩性在溫瑞安的詩中是高壯的大樹而非初現的萌芽？從這首長詩來看，溫瑞安只要他願意，誰敢斷言未來的詩壇上沒有史詩？

附註

- 註一：「惘然外記」——白衣四記之一，收入在「大馬詩選」第二一三頁。（溫任平主編，天狼星叢書一，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
- 註二：「絕响」，刊登於中外文學第三卷第十二期一五二頁。（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 註三：大悲十九首「盈」，刊登於藍星詩刊新二號第五十二頁。（一九七五年三月中旬出版。）為天狼星詩刊所採用的刊頭詩（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出版創刊號。）
- 註四：「武林」，刊於幼獅文藝二七七期（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
- 註五：齊邦媛「寫詩的佩刀人」——溫瑞安詩中的史詩性，中外文學詩專號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九頁。（一九七四年六月詩人節出版。）

完稿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

標囊細素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風格，風格有高雅和庸俗之別，有沖虛和濃艷之分。人而失去了高雅、沖虛的風格，那將淪為一種「動物」——經濟動物、機器動物。對於一個城市、一個社會乃至於一個國家，也應該有他們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差異，也在高雅及庸俗、沖虛及濃艷之間；城市、社會或國家而失去了高雅、沖虛的風格，那將淪為一種「森林」——煙窗的森林、高樓大廈的森林。這樣的一個城市，這樣的一個國家社會，將會伸手不見五指、天寒地凍，永遠冷酷，永遠昏暗，也永遠迷失方向。

對於一個人來說，要培養出高雅、沖虛的風格，無他，只有讀書，讀好書，讀有意義的書。對於一個城市、國家社會來說，要建立起高雅、沖虛的風格，讓人生活得充實，讓人生活得有意義，隨處是溫暖的陽光，到處是芬馨的飄香，無他，只有培養讀書的社會風氣——老人有老人的書，婦女有婦女的書，兒童有兒童的書，青年有青年的書。書，是人的第二生命；書，是人的糧食；讀書，是樂事；賣書，是高雅的事業；印書，是仁慈的善舉、積德的善業。於是，讀好書就如一陣陣的春風，吹拂這座綠色的森林，讓百鳥鳴，讓衆花開；

這難道不是一座高雅的城市嗎？這難道不是一座沖虛的社會嗎？一隻小鹿，牠會知道，生活在青蔥的山林裏是快樂的；一個人，也應該會知道，生活在高雅沖虛的城市，是舒適的。

如果說讀書風氣是血和肉的話，那麼，學術研究應該是靈魂了。讀書風氣是船身，學術研究是掌舵；讀書風氣是風箏，學術研究是長線；向那裏航，向那裏放，由學術研究主宰。培養讀好書的風氣，是個全面性的層面，士農工商，男女老幼，只要有人就應該有書；學術研究是這個層面的若干據點，是支柱這個層面的力量源頭。沒有這幾個據點，讀書風氣是散漫的，是迷失的，無目標的航行，在溟海裏迴旋飄盪，不知何方。因此，風格高雅、沖虛的城市、國家社會，或者着意提倡良好讀書風氣的城市、國家社會，都必須重視學術研究，讓他形成幾個據點，匯成幾股力量，衝擊着、澎湃着讀書風氣；浪花滾滾，風靡人間，風靡百世。

有高雅風格的城市，除了到處是烟窗、高樓大廈外，還必須有一兩間上了水準的大學，和一座學術氣氛濃厚的研究院。

在這一兩間大學裏，會有一批一批很充實、很堅強的教授、講師。每一個系，就是一個文化堡壘；每一位教授，都是捍衛文化的哨兵；他們為探求文化的新境界而奮鬥，他們為開拓文化的新精神而努力。他們日夜交頭接耳，談的是一個新發現、一個新學說；他們時常舉行座談會、討論會，談的是一本書的是是非非、一個問題的正確和不正確。他們批評旁人，但是，那是基於他的一本書；他們呵責旁人，但是，那是為了他的一個學說；他們甚至於訴諸筆戰，但是，那是為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樂山樂水的不同。夏天溫度在百度之間，他們揮汗打扇，埋首做他們的學問；冬天飄雪滿地，他們依舊挑着孤燈，守在研究室裏，三更半夜而不願回家！為着探求新境界，為着開拓新精神，他們探險北極，邁入月球第一步。孜孜不倦，所作所為，為的是甚麼？為的是甚麼？

在教授講師群裏，他們最稱心的，是發現了一種學說，發明了一件新事物；在這個時候，他們會高興得如騰雲、如駕霧，一面打圈子一面歌舞，忘記了積年累月的辛勞！對他們來說，世間沒有比這件事更快樂的了！這一群天真的人群，以寫文章為休閒，以著書為休閒；出版一本有份量、有影響力的書的時候，對他們來說，就如剛剛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嬰兒一樣。

撫着那本新書，可以陶醉一整天；抱着那本新書，就如抱着心肝；誰說書本不可以玩？誰說書本不可以饕食？有的書可以傳五年，有的書可以傳五十年，有的書可以傳百年千年；有的書傳百里，有的書傳千里，有的書傳萬里全球；當你擁有一部傳千年萬里的書的時候，你說，怎麼不陶醉整天、饕食整年呢？你不覺得這是人生一大福嗎？

除了教授講師外，大學裏還有許多學生，向教授講師們學習，作為日後文化的接班人、傳播者。大學有自由的風氣，學生們不須要上過多的課，而且絕不規定班上的人數。假如認為這位講師講得不精彩，你可以完全不去上他的課。假如認為那位講師自成一體系，無愧於古人，即使沒選他的課，你儘可以放心去聽。大學是自由的，上課只是學問上的一種指引，你不必依從講師的見解，你甚至可以反對講師的意見，只要你能自圓其說、立論翔實。因此，大學生的上課時間是很少很少的，他們一半的時間在看書，一半的時間在思考、探索；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創造自己的一套價值和思想。假如用上課的時間來束縛他們，用考試的頻仍來恐嚇他們，讓他們做「書蟲」，做「應聲蟲」，那麼，這將是大學之失敗、國家之不幸！一個重視學術研究的城市、國家社會，尤其重視大學裏的「自由氣氛」——讓大學培養出一批身心活潑、思想自由、觀念開明的文化人！為甚麼不開放所有的門，讓他們進來呢？為甚麼不解開他們的手，讓他們去馳奔呢？那是一片青蔥的樂土，那是一片充滿晨曦的原野。

除了學問上的自由外，對於大學生，也應該給予行動上的自由。他們可以在校園演講，可以在講壇演講，甚至也可以在校外演講；他們是高級知識份子，為甚麼不賦予這種權利？他們是學術文化的良心，為甚麼要剝奪這種自由呢？只要用意善良，發之於赤子之心的話，這個大學就會給與種種方便，讓他們去演講，讓他們去發表文章，讓他們去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大學畢業踏出校門後，社會就不會十分容忍他們這種自由了，那麼，為甚麼不讓他們在大學時代多享有這份自由呢？讓他們把孩子氣發出來，讓他們把任性發出來，讓他們為未來的歲月留些美麗的回憶吧！箝制孩子們的稚氣，是殘忍的；壓抑孩子們的性子，是暴虐的。

這個大學除了重視大學的學習氣氛、自由氣氛外，也重視良好品德的陶冶。一個完美的人格，除了百分之四十是屬於學問外，百分之六十應該是屬於品德的了。一個完美的人格，

就如一座堅強的城堡，裏面站着史可法、文天祥、黃宗羲；一個完美的人格，就如一部聖潔的經書，裏面寫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一個完美的人，除了擁有一堆一堆的書籍外，還應該擁有書籍裏提煉出來的無形的東西——當你聽到這無形時，你會覺得這是太古稀音；當你看到這無形時，你會感到是萬丈流光。儘管每年學生百數千數甚至萬數，只要疊出了一兩座城堡、雕出一兩部聖經，就已經是所有教授講師的通力結晶了！百姓何幸，國家何幸。

學術研究院是大學的大學，聖地的聖地；座落在這城市的郊外。那是一塊絕對寧靜的世外桃源，有許多兩三層、四五層的樓房，却看不到甚麼人；樓房裏有研究室、實驗室、書庫、陳列室，燈光通紅，冷氣開放，却聽不到甚麼人聲。在這些樓房裏，你能聽到的，是書櫃開關的聲音、翻書的聲音、搬書的聲音、書本不小心掉在地上的聲音，以及一兩聲的咳嗽聲，偶而是竊竊私語的聲音；在樓房外，你能聽到的，是鳥聲、蟬聲、落葉聲，以及三兩清涼的風聲；一個清靜的聖地，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聖地。

研究院有一個書庫，儲藏各國的重要出版品，而且，是本國圖書館裏的圖書館。在這個書庫裏，假如你是以一隻餓蠶出現的話，你會非常饜足地鑿鑿一生，餐餐豐饒。任何不同意見的書，包括學說的不同，政治背景的不同；所有的書都存放在這裏，供你埋首，讓你嚼食反芻。你會發現，書庫除了這座四層樓洋灰磚瓦是建築物外，這幾層的藏書也是另一棟宏偉的建築物——以架子為鋼筋，以書本為磚瓦。

在這塊清幽的聖地裏，有着許多飽學之士；他們終身的職業就是從事研究的工作。白天在研究室，夜裏回到研究院旁邊的宿舍；日日月月年年，很有規律地快樂生活着。他們的職位是終身職的，地位崇高一如他們的品德，為人清廉一如他們的生活；獻身文化，許身文化，為探求新境界，為開拓新精神。政黨可以輪替，朝代可以興滅；他們却萬年長青，永遠存在——作千年百代的名傳。

研究院也接受外來的學人訪問，每年只邀請兩名，讓院裏的學人和他們交換意見。訪問學人會受到優厚的禮遇，而且，也會被邀請作專題演講，發表論文，作學術上的切磋磨琢；讓文化開火花，讓知識閃電光，溫暖這個城市，照亮這個國家社會。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國

家的學人，會爲這個聖地帶來澎湃的浪聲，帶來旋轉的風聲，讓火花開得更飽滿、電光閃得更明亮。

人間就應該只是烟窗、高樓大廈嗎？人間就應該只是機器聲、馬達聲嗎？人間就應該只有飛禽百獸、經濟動物嗎？活潑的小鹿並不適宜於生活在樹膠園裏、棕油樹園裏的；人應該是生活在高雅、沖虛的城市裏，才會感到充實快活。烟窗、高樓大廈而外，有大學、研究院；機器聲、馬達聲而外，有搬書聲、書本跌落聲，這個城市，才是人的城市，才是人的城市呀！烟窗的烟天天在冒，高樓大廈的層樓天天在昇，機器馬達聲天天在響，但是，人們呵，總有一天要回去！人們呵，總有一天要歸去！爲甚麼讓你自己淪爲動物？爲甚麼讓你的城市淪爲森林？

十一月十三日

輕描集

恭喜

我弟弟寄一張小卡來，寫道：「我們已定於十一月八日舉行定婚……」我受不了這樣的刺激，當堂奮身而起，大叫數聲，幾乎昏倒。並不是什麼，但是今年十二月才滿二十一歲，目前尚在服役期間，我近年生活平淡，這樣的消息好似當頭棒喝。然而很開心，畢竟還是同一個女仔，好了幾年，計劃一直好下去，十分難得。於是連忙張羅着買樣什麼寄回去，可是因為頭腦用得少，不甚靈活了，想不到寄什麼才好。在這裏寫下來，白紙黑字，有憑有據，以後必定補寄。至於恭喜，是真心一意的。

麵包紙

買薄紙做功課，就想起小時候在家裏，跑到伙食房，找麵包紙印東西。因為包過麵包，

通常皺紋甚多，所以平滑的就難得很了，往往只好將就地壓在桌上用手側磨過去，希望能夠補救一點。而桌子，在飯廳裏，是圓的。我很渴望方形的桌子，正式的，似乎精神也一振。書房裏倒是有張方桌，不過桌面一層玻璃，在上面寫字感覺不很好。後來買了書桌，卻又已經習慣了飯廳的圓檯。到唸完高中，忽然發覺麻將檯寫稿無比舒服，可以到處推。放在窗前，我至今不能忘記太陽投在紙上，慢慢向一個方向移動，短短的時開之中，真切的存在。就是因為麵包紙，連用來代表它的三個字，現在寫在這裏，竟也有說不出的味道，我想我真的緬懷我的童年。我還收玻璃紙，椰子糖外的包裝，不同的鮮明的顏色，一張一張疊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燦爛的黃，尤其拿起它看去光的來源，非常的使人顛倒。那顏色裏頭有另外一個世界，似乎應該是淡淡的甜，就像高明的香水，空氣裏游着，永遠不夠。永遠不夠。

佐漢和其他朋友

昨天又收到佐漢寄來的書，感到很內疚。我的懶，很難說得清楚，只是希望大家明白，我並沒有惡意。而且的確確，很掛念所有人，不論信寫得多麼少，還是根本沒有一個字寄出去，心意都還在那裏。可能，我在與人交通這方面，低能得厲害，譬如填字進方格裏去，就自然得多。難為各人忍着忍着，也忍了下來。知道我喜歡什麼，便都影印了給我，剪給了我，而我只是在街上見到有趣的東西時，「假如某某在就好了」，「某某一定鍾意」一番，無補於事地在心裏惋惜兩句。

這回同時收到的陸離按杜魯福四百擊，我是怵目驚心，因為上次公羽介剪了陸離讓我看，講明要還的，我也拖到現在，恐怕至少有一年了。而且他又不追，好像很放心我不會吞沒掉似的。我的朋友對我都好，見過面的佐漢，沒有見過面的公羽介，還有其他人。當然，就更不必講雅蒙了。所以我有什麼法子不被寵壞。心裏有說不盡的歉意和感激，同時覺得十分榮幸。

溫 瑞 安

在漸暗的窗邊點亮燈光

××兄：

都是我自己一時口快，答應了給貴刊寫篇文章，但期限到了，端午那天，勞您一催再催，非常不好意思。最近我撰寫着兩篇文章，一篇是討論有關中國神話的，一篇是討論有關中國詩中人與自然的衝突及其位置，這兩篇論文撰寫之時，是相當費心力的，因為有關那兩個主題的理論，有不少學者都寫過了，我當然不會重覆他們所寫過的，而且往往有提出意見不同的地方，難免要引經據典，以達致多方說服。這就是我所說的費心力之處。因為只有從意見紛異之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學問上和智識上才會有所改進，但社會上一般的意見都是附和的居多，很少人會提出反面的意見，一是因為反面的意見需要自己收集資料與例証，及需要在「前無古人」的情形下獨立思考與判斷，甚不易寫；二是因為反面的意見常招致詬病非議，甚不易「招架」，故有識者多却之不恭。這是有礙於社會上的進步的。就拿目前台灣「中國時報」的「人間版」所節譯之「史前文明的奧秘」一書來說，原作者 Erich Von Däniken，在衆人爲神學而考古，爲考古而考古的情形下，他居然勇於提出「神即是太空人」這嶄新的論說，無形中也等於是擴展了考古學的領域，甚至延伸到科學與太空事業的範疇裏，對於

考古界來說，Erich Von Daniken無疑是有不容磨滅的貢獻的，可是因為他發表了自己獨特的意見，把史前文明帶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所以他遭受到的攻訐也特別多，各類譏罵之信件如雪片紛至沓來，甚至使他在年輕的時候便輟了學。難道我們真的不可以提出懷疑的態度嗎？沒有懷疑就沒有了進步。牛頓先生看見樹上掉落蘋果，要不是他思索「為何蘋果都是往下墜而不是向上？」而是抓起蘋果擦擦衣袖就把它啃吃了，那麼地心吸力，到現在可能還是一個謎。可是在一門新的學問成立之前，常常是會受到各方面的大事攻擊的，個人之力怎敵得過群眾的力量呢？事實上，能在如此逆境中仍能開宗立派的論說雖不勝枚舉，但因而湮沒或三緘其口者，也大有人在。這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個可悲的大損失。這使我忽然想到，最近台灣文壇上的「唐文標事件」，也令我有同樣的感觸。其實唐文標所提出的，還不算是一個新的理論，因為探討社會性，文以載道、浪漫與古典的辯爭，幾乎每個時代都有，每當學術風氣鼎盛時，就會有一場爭辯，這原是無可詬非的。這次論戰，因為是由唐文標引起的，他的一連串「僵斃的現代詩」及「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等論文，對台灣當今的現代文學來說，無疑是一陣又一陣的雷鳴。我認為這打擊是好的，只有學術需求變成愛昧不清的時候才有正規的文學爭論，只有不斷的爭論才有希望進步；一個大的時代應該能有容納諸多學說的胸懷，從一個學說紛繁的時代可以窺見當時學術風氣之盛。這本來都是好的現象，唐文標勇於提出他的見解，勇於倡導他的文學觀，這應該是無以詬病的。像關傑明提到的詩已失去了國藉，當中文詩以英譯出現時，讀者簡直不能相信它原來竟是中國詩。這一點不是很發人警醒嗎？不是可以引動了我們兩項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的社先曾經有過令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國詩的中國古詩，而現在我們的現代詩，就算是原文，也看不出它有多少份中國，跟現代有甚麼關聯，中國當然不是嵌入幾句禪和成語及刀光劍影可以概括得了的。其實唐（文標）、關（傑明）、尉（天驄）等人的話確是很發人深省的，我們用這一點來看現代小說，拿比較負有盛名的七等生來說，無疑的，他寫的小說很好，可是又有幾份民族性可言？又如叢甦的小說，當日的「文學雜誌」上小說的主將之一，他的小說，又有幾分社會感？那麼說，究竟他們是中國的小說家呢還是西洋小說家呢？我們當然可以借重西洋小說的技巧，可是我們中國小說的技巧就不值一屑嗎？我們當然可以描寫留學美國學子的心境，但是我

們還有千千萬萬子民在本鄉本土啊，爲何也不寫寫自己的東西呢？拿一個例子來說，我們的中國神話，傳奇，已有不少因沒有發掘而湮沒了，而我們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洋神話。這是對自己國家沒有信心、還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更或是信心要從別人或別的國家才能重新拾得？這是非常荒謬的，如果那答案乃「是」的話，那麼我們真是「開天闢地」的一群，至少在唐朝、宋朝以及所有的朝代裏的詩人作家們，都從來沒有那麼失去信心過。七等生的小說，葉石濤的「論七等生的僵局」及劉紹銘的「現代中國小說之時間與現實觀念」兩篇文章裏，都有對七等生的小說提出指責，「中外文學」第三卷第九期周寧爲文「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反駁葉、劉之批判，寫來甚具說服力，但無論七等生在小說中如何表現多重人格，他所表現的，跟我們的文化與道德，還是有一段無法跨越的藩籬。我覺得劉紹銘所說「以中文寫作，却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毫無興趣，對文化或道德毫無敬意，視鄰居的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作家」，雖然過份諷刺，但却提醒我們的作家：中國究竟需要的是，表現西方精神的作家還是東方的？我們與其在西洋文學蓬勃而逼及世界之際，把自己的力量獻身進去以求「錦上添花」，還是掉過頭來，給予自己尚未闡揚的精神文化「雪中送炭」？

談到這裏，我不禁要表明一下我的看法，坦白說，我和唐文標的看法，不盡相同；我欣賞他把文學與生活打在一起的主張，但我反對他只用文學有否參與人生來作爲品評文學高下的唯一準繩，因爲事實上，文學是表現人生，但文學不等於人生。如果要真正做到教化人生，我覺得文學是有責任，但不是唯一的責任，教化人生的工作，完全而不保留地落在文學家的身上來，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難以收効的，我相信還有許多工作比文學更能迎刃有餘的，可是文學本身表現社會的責任，却不是必需的。唐文標在今日提出這種主張，無疑是發人深省的，因爲今日的文學，太過侷限於自己的喜怒哀樂之中，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當然不能對這社會這時代交白卷。可是唐文標提到詩人諸如余光中、楊牧、周夢蝶、洛夫及小說家如張愛玲等，他們的作品，自有他們不可磨滅的地方，如果不純粹以社會主義的眼光來看的話，他們在語言上的提煉，風格上的營造，節奏上的嘗試，都有相當的成功，自不容一筆抹煞，而且縱要抹煞，也抹煞不了的。就算以純粹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張愛玲、楊牧、余光

中的作品，也有他們所表現的社會背景，民族意識，至少他們所寫出來的，背景或透過背景仍是中國，中國的光榮，中國的悲哀，而且有深刻的時代感，在中國以前的朝代裏，至少不會出現過這樣的詩，這樣矛盾的詩，這樣浮雲遊子的中國詩，當然我不是說這些詩一定是好的，而是說這些詩也有他們的代表性，或多或少已表現了這個社會，或者是他們那一群，那一群縱然是少數的一群，不過也是構成這社會的份子，難道不是嗎？如果社會主義只是寫廣大的一群，寫實主義只是寫表面上的實，而對他們每一份子的真正不加以刻劃，或者是隱瞞了個性表達非個性的，那麼這種寫實主義，是空泛的，虛浮的，偽寫實的。此時此境的現代詩，的確太西化，太現代，太抽象了，除了草狀雲潛意識死亡的黑V，就是純粹空無野禪，跟現實生活的確是太脫節了，與我們的傳統相去太遠了，所以唐文標的呼聲，是值得重視的。可是一味現實，到最後一篇作品因沒有表現群眾就是不好，那就太過偏了。實際上，所謂藝術上的大衆化，是有程度的大衆化，好的音樂、好的繪畫、好的電影，能够欣賞的，僅僅是一小撮的人，而一小撮的人是不能說已够大衆化了的。這點很令人感歎，不過我們既然作為智識份子，所應做的任務當然是盡力推廣而不是自鳴清高。其實曲高和寡，應該是件悲哀而不是清高的事。不過我再次強調：無論是怎樣表現現實、接近大衆、只能够做到程度上的。趨向大衆化的努力是值得慶賀的，現代詩方面，像羅青，高大鵬和林煥彰，（也許您會認為羅青、高大鵬並不往這條路走，可能他們本身也不同意，可是我還是認為，像羅青的詩，既有使用類似章回小說的傳統結構，而又不似前期現代詩的意象繁陳晦澀，我想這就是我所說的有程度的不離開大衆」的現代詩其中之一了。高大鵬本身，我看過他詩作不多，像「桃花扇」、「蘭陵王」、「臨江仙」、「看花」、「招手」諸篇，巧妙地借用了傳統詩中的節奏，字句深入淺出，讀來一氣呵成，很見功夫。可惜我手上沒有他的詩集，希望將來能爲文論之。至於林煥彰，他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了，我不必在此多贅。）都有表現，大衆化和反映社會絕不是一股勁的往裏邊鑽，以致今日詩壇上，流行着一些一行三四字的籤卜，作者只要隨便化身爲勞動階級者，叫賣幾聲，淺入淺出或者淺入不出的幾句，便算了事，這種人工化的現實，不是接近群眾，而是欺騙群眾，更是罪不可恕，唐文標見此今日現代文學，如果知道他也有部份引起的責任，真是也不知有何感觸。其實唐文標開始的旨意，本是令人喝采

的。只是我想，他的文章發表以來，必遭受到攻訐無數的，這就大失寫作人的氣量了，為何沒有容忍的胸襟，聽他細說清楚？更糟糕的是，有許多繼唐文標、射天鵲、關傑明之後的人，也執筆寫類似的文章，用語刻薄，十分挑釁，結果文壇鬧了好一陣子軒然大波，使到把開始的唐、尉、關諸人之構想變了形狀，不忍卒讀，漸漸從檢討變成了破壞；包括對中國傳統的破壞，中國語文的破壞，甚至中國道德文化的破壞。創作的自由應是自由國家的特色，而這個爭辯的發展無疑對這個特色是一種挫殺。第二卷第八期的「中外文學」就有兩篇針對「唐文標事件」為文的，有一位李佩玲寫「余光中到底說了些甚麼？」談到余光中對唐文標的反駁之字，有下例文字，大意是指余光中對唐文標的觀點，就是詩須有社會性的功用，詩必須為群眾服務，現代詩脫離了社會群眾，因此現代詩已經僵斃」沒有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反駁，只在論及杜甫的詩時說「一千四百多篇杜詩，如果只保留三吏三別等三四十篇，則所謂『社會寫實派』的詩人杜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位次要的詩人，因為那樣的杜甫，缺乏深厚的個性和高妙的藝術。」接着又舉了幾個例子說「『敕勒州』、『江南可採蓮』、『生年不滿百』、『涉江采芙蓉』等千古傑作，究竟又有多少『社會性』呢？」，因此李君認為余氏「文不對題」外，還「不僅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主張，甚至沒有肯定地反駁唐文標的觀點。」別的論見我或許同意，對於此點，却是大惑不解？上面余光中的話不是說得很顯著了嗎？且不管他的話有理無理，是對是錯，但他已說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了。難道李君對論文的要求是袒護相見，非破口大罵不可？含著一點又如何？而余光中是否有一定的必要反駁唐文標的話呢？因為據我所知，余光中提倡現代詩趨向民謠風，這同樣是把詩介入大眾的一種方法，他不一定有這個必要全盤否定唐文標的話啊。當然我想李佩玲君並不希望他兩抄一場，不過這種文章却有推波助瀾之嫌，很容易會引起雙方的誤解；如果余光中看了李佩玲君的文章後，便寫了一篇文章正式大罵唐文標，唐文標也為文反駁，互揭瘡疤，那麼，這個批評界，未免太不够氣度，太沒有胸襟了吧。

好了，寫到這裏，您不懂是不是看厭了呢，我常常是如此，一旦下筆，就收不回來，對人抱歉，自己也辛苦。以上的話，我自己讀過一遍，也有無限的感慨。我是從馬來西亞負笈來台的人，我深知馬來西亞有好一些文藝界前輩及青年，對台灣文壇充滿希望，充滿信心，

充滿期望，他們視這兒的文壇為依歸，寄予滿腔熱血與熱情，我真希望這兒的文壇是純潔而清淨的圈圍，以不負他們所寄予之厚望。基於目下台灣文壇的需切，我尤為欣賞葉慶炳教授的話：

……就文學論文學，言志的、唯美的均有它存在的價值；血淚交迸的是文學，吟風弄月的又何嘗不是文學。若要使文學的地位更昇高，生命更充實，載道文學毋甯應得到最大的關注。和社會民生脫離的文學，儘管風格何等清空，修辭何等雅麗，但給人的感覺是何等蒼白！少數人蒼白無關緊要，絕不能蒼白到多數人身上。一個人可以自由決定此生要獨善其身還是服務社會，但無疑的我們必然希望社會上的多數人是屬於後者；誰都不願自己生存的是個蒼白的社會，而是希望生存在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那麼，文學作品應發揮它促進社會欣欣向榮的影響力，該是責無旁貸的。總之，載道的作家是令人欽敬的，言志的作家是令人同情的，至於對吟風弄月，咬文嚼字的作品，當然也不必吝嗇授予欣賞的一瞥。……（中外文學第四卷第一期「文學理論專號」）

那天在您府上，您談及表現人性的電影，諸如「切腹」、「紅鬃子」等，我聽後頗有感觸。如果現代作家撇開人性而不去表現，那世界上真有沒有作家都是一樣了。其實世界上有兩樣事物是非常人性的，非常愛心的，非常令人感動的。一是真正的Hippies（我不喜歡把它譯作「嬉皮士」，因為有「嬉皮笑臉」的意思，而「喜痞士」更要不得，就像「地痞」一般，當然大部份的所謂Hippies是如此，但真正的Hippies，他們有他們嚴肅的一面。），另一是卡通的世界。我所指的Hippies，是真正的Hippies，是無所為而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為Hippies，不是時髦的那種，是愛和平，愛唱歌，愛自然，愛人，反戰，關心世界的那種，而不是愛遊行，愛暴行，愛示威，愛大麻，愛唱反調的那類。像Bob Dylan和George Harrison在麥迪生廣場為東巴難民募款演唱，應該是很嚴肅而人性的一面。像魏晉南北朝的那股文士，也可算是Hippies，不過他們更是真純一些，更是悲哀一些罷了。我記得電影「Butterflies are free」裏面那女主角的話：「我當Hippies是因為沒有人要當，後來我不當Hippies，也是因為人人都要當。」的確很有意思。至於我所說的卡通，我想許多「成人」是看不明白的，他們以為卡通僅止於孩童的世界而已，以為看卡通的人是心智上都未成熟

的，可是他們忽略了像華迪斯尼卡通影片裏透露的主題：愛心與人性。我記得在大馬時，家兄任平有位很窮的朋友，讀書不多，一天忙到晚，僅有一點錢養整個家，且供弟妹唸書，可是他總是儲了一些錢，每當卡通片上演的時候，他就購定門票，請那些想看而沒有錢看的孩子們看，而且在未開映之前，站在戲院門口，招呼一些年紀較大的年青人看，並表示錢由他付，當然這換來的往往是嗤之以鼻。沒有人知道他那麼做是爲了甚麼。我每次想起他，心中就很感動。他爲的是甚麼？每次看了卡通片出來，心中總是覺得很欣悅，人間很溫暖，年紀愈長，這種感覺就愈清晰。真的沒有人願意去想想，有一些人，竭力要把他所有的一點溫暖，傳達給人們，已經幾十年了，還沒有人知道。如果那些把卡通片批評得一文不值的學者，肯去看看「Mary Poppins」。「Broomsticks and Bedknobs」這一類影片，看看那些人世間的關懷與同情，以及人間世的善良與愛，不知會不會慚愧起來？好了，還是不再要談下去了，我們都是沒有力量去改變別人的，是嗎？您看，像「The Long Gray Line」、「To Sir With Love」這一類寫實而動人的「人性電影」（我覺得這名詞很切合它們），是越來越少見了。像「巨人」與「The big Country」裏葛雷哥萊畢克爲正義及和平之戰，是越來越難看得到了。我們呢？也就越來越少喜悅，越來越少溫暖，越來越少感覺到愛了。記得第十三期的「龍族」詩刊裏，林煥彰評介吳瀛濤的詩，尤其讚美那一句：

啊，此刻，該在漸暗的窗邊點亮燈光吧

我也以這句話，獻給您，獻給我自己，以及所有在風雨中的掌燈人。
願您還愛

溫瑞安拜

溫瑞安

掛圖記

其一：地

本來是清瘦的時日；美人圖
日出而不作，清清閒閒
輕輕靜靜，而一切回到原來
唐代或宋代，爲一個賞識者
不惜風蕭蕭，不惜易水寒
還是爲十二令金牌
不惜捲席了半個江南
甚至在萬死不辭的往昔裏
仍然做她的美人
穿著她當時衣服
拿著她圓圓底扇
可以笑或不笑
其實美人都是一樣

壯士也只有兩種看法
或義或急，或氣或泣
正如七夕。長生殿那一夕
不代表李後主飲鴆而死的
生辰。而美人也分兩種
美人乃一，二乃人美
而美人仍是那
日出而不作
農人揮汗
畫中的她
揮扇

其：人

卻不一定是哀怨，春闈
也行，春天也行，獨有
春寒則勢必崢嶸
正如日落時，那美人圖
眼睛仍滾圓滾圓的
像不知自己的身世
出自那一家的手筆
而夕陽斜照也等於
西風斜掃，梧桐可以
掃，落葉也可以掃
但天涯一群傷心事

可以不可以掃向天涯？
美人圖經過畫家的手
也經過劍客的手
再傳到江南一商人處
商人處等於商人婦
美人曾經是美，曾經是人
而今是圖！
而落日未落
人已凋索
畫裏一行小字
字旁一缺古印
無非都說：
遲暮！

其三：天

而大江東去之意未必是說
東坡居士衡量過是流向東
或西 難道東一點不可以
西一點也不可以嗎？
正如圖，掛左一點兒
掛右一點兒，或下
或上，不是更美嗎？
而人，仍是那位姍姍的

美人，今日仍搖扇
而日落月光寒，芭蕉在外面
也不用搗涼。天空一遍烏
獨掛一輪月，而風來
風不來畫也無風
無風而自動。因為靜
因為寒涼，因為
月亮把壁上畫中的人
照得如水仙，水葱
一般玲瓏，一般透明
而眉尖揚，而眸漸笑
畫中扇輕輕地搖
窗外芭蕉，也靜靜地
動。而月光凍，而大江寒
而定睛看，而美人圖
圖中美人
竟在月光中
消融！

稿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溫任平

寒意

從陽光逐漸微弱的那天起
牆上的藤蔓就慢慢爬出
那沉沉的潮濕
把垂地的長裾輕輕地
輕輕地曳起。不遠的寺塔
投一道誇張的黯影
在我雪白的足踝上

而記憶是否永遠，我不知道
偶而亦有鐘聲傳來
烟雲升入遠方的天際
銅鏡望着我的長髮與高髻
我不知道，我究竟沉思了多久
直到右頰開始疼痛的子夜

有一種遊戲
比棋與爭瑟都有意義

不是看出岫的雲

無風的石階前燃一圈檀香

青烟如想望曖昧地升起

與堅硬的長柱比高遠

當然是很難測量的

很難就更有趣了

而那個人呢，總該束裝歸來了

不久冬至會嘩然降臨

爆竹的喧噪會掩過葵花

葵花的輝煌與風鈴，搖曳搖曳

的叮鐺。在這開始枯黃的城鎮

那座寺塔就會迴響出一片又一片的梵唱

葉兒在破落的晨昏碎碎地落下

在層層的腐朽中被埋藏

陽光直直地洒下，在凌亂的枝桠間

透過，透過，透過

最後跌成一塊塊不完整底光影

天穹掠過群雁的扇翅聲

我看不見的

我也不知道遠方是否有牧人

是否有海，海灘是否雪白

你在歸途中的那個小亭裏烘火呢

我願坐在你與火之間

分享兩旁跳躍着的溫暖

謝清

緣份

若此緣已在三百年前鑄成
縱有千手

亦拂彈不去

那些淚花，以及
朝暮如絲的痴愚



明知是無法長存

却固執的掌握着

在月未落而星未寒時

虛烟千縷

全指空無

你深垂的眼

終結成

成排的雨

卸下

是團團淚雨聚集的愚情
提起

却是穿夢繁人的雙目

醉醒交錯的日子

看花時

花裡的大千

露中的花雨

更是一番淒迷

洒下風雨

滴起千聲

隄下

看花

花已非花，花亦似花

冥思息絕時

你已非你，你又似你

一時

愚情又焚成滾滾亂烟

及一個孤燈垂壁的夜

月央於天時

冷露將自己的一生

吊於葉尖。悄然
下墜後的破滅
碎成片片的無言
夜深如海
記憶猶徘徊在
那垂合的雙目
依然
擺拂不去的
若此緣是三百年前鑄成

(2 3 A U G 7 5)

新書介紹

將軍令 溫瑞安著 \$3.00

天狼星詩社出版

Mr, Teoh Chiau Lin

20, Antek Garden, Hose Road,

Telok Anson, Perak.

蕭冰短篇·蕭冰著 \$2.00

棕櫚出版社

153, Jalan Tanah Liat,

Bukit Mertajam,

P. W

8人詩集 S\$2.00

五月出版社

34, Lorong 28, Geylang,

Singapore 14,

艾文

悲哀是不是這樣的

——兔盡弓藏

英雄老去還鄉

終于

獵到一尾鹹魚

挽在刀鞘上

讓娘知道有種的

走路回來了

落在疲倦的鴨嘴帽緣

西下之塵土

他不經意的揮指彈掉

但是 才抬頭

一面破落的旗

在銅像額際

隨風拂動

他禁不住

想起一輪黃牙

一排軍閥們

怎樣也掩飾不住底口器

向他衝鋒而來

明明記得是一片綠原

後來怎樣會變作焦土呢

他只有一座鮮活的印象

就是受僱作傭兵

經年徘徊在沒有青島的地方

有一天

他們突然高唱起來

說是珍貴的時刻到來了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而他也只好悄悄地撤回

他覺得

他就是面前那座滿身銅腥的塑像

所謂可貴

是不是風乾的鹹魚

和沒有刀的刀鞘

(七五年八月廿七日)

沈
穿
心

絕 筆

之
一

你忽跌坐於煙火爛珊處
還硬持着最後泣盡的一筆

一推門你就驚住自己的散髮
漸漸地在鏡中轉向灰

你還是守候着幾千年以來的守候
那蒼涼的荒蕪的

在沒有被時間批准上昇的月亮
你竟驚見鏡影的那灰漸漸地
霜色了起來

之二

那蒼老的風衣如何地
如何地再度藍色起來呢

什麼是庭院什麼是石階
你焚起了愛琴

渡過兩岸穿過古老的城門
攤開自知不是屬己的星圖

你就一帖寫盡了生涯

怎會吟起長恨的歌來

怎會沈默地飲下湧入的寒意

之三

你看見無采的琴絃

怎會被那姆指劃動出最簡單的符號呢

那個畫像又在暗處裡窺笑着
你彈琴

祇因為你的舌是單調的

祇因為你的歌是呆板的

祇因為你的室是黑暗的

你顫抖着手解下捲起的竹簾

就折斷自己的弦

柳非卿

江湖寥落爾安歸

——評溫瑞安詩集「將軍令」

(一) 傳統的江湖

溫瑞安筆下所苦心塑造的江湖，並不是現代的，而是承襲傳統的江湖：以白衣之「白」來襯托漫天「血」腥，並不是新創，在他之前早已成了武俠傳奇中的經典；三尺七寸的青鋒與龍泉，皆是傳統的寶劍名；詩中之女子不僅通音律，且能文能武，却每每自稱爲「妾」，且出現的次數太多，如「水龍吟」中折，看似是慧胆琴心，實則流於舊時文人的迂腐，令人肉麻：

中折：低按小奏等

哀愁正自妾底眉尖襲入，要綴合妾的雙眉

——水龍吟

既然作者在「自跋」中說：「我們懷着的是曾輝煌過，破敗過的五千年文化，承繼下去便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這一代的手裡。」

：「便不應陷落於那些舊巢臼裡。只是，只是作者立志要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裡冒險寫他的江湖，便得加倍小心，因為他身後有五千年的沉重傳統，眼前則是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工廠，可以借鏡的事物實無多，若寫那「青鬃馬」與「史詩」則要全憑想像。「情」能想像（想所當然也），「文」則難於想像（無景可借），所以作者詩中的「情采」勝於「文采」：

耙啊，你硬硬把他

平平白白的翻起來

看他能不能排山倒海的把

大風和大雨括起來

看他長風幾萬里

平平白白的能不能把

英雄兒女都怕起來

磅磅礮礮像是天地間都怕他

連盃都要祭他，連爐都要拜他

——絕响

詩中動用了甚多疊字，如以「硬硬」形容耙並暗示「骸骨」，「平平白白」則指遺骨的顏色與形狀，「磅磅礮礮」強調埋在地中的是個曾經叱咤風雲的大英雄，可是英雄也免不了「一死，死後則變「鬼雄」，所以「連盃都要祭他，連爐都要拜他」，此二句甚妙，「祭」和「拜」豈是出自「盃」與「爐」的自願？只是造物的功用如此（其中含有命運弄人的意思），所以真正收到矛盾語法的功效。

只是疊字太多，使語氣頓挫緩慢不少，和詩意不符，並破壞了節奏。此詩意象和氣勢都有了，但欠「文采」因用字或過於誇張或過於平凡，且甚多重複，如：

你一定要硬硬的

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驚天動地的把那面

大旗拔起來

不管是「天荒地老」或「驚天動地」，都用得太輕易。前人評詩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首詩著字太多，所欠缺的便是「風流」。

以傳統入詩，大悲十九首堪稱爲好詩，只因感情自然流露，時時有神來之筆，尤以「來」爲其中佼佼者：

來往此間的那女子常令我窃窃自驚

歷不明，而去處却使人人心傾

時拈花，匆匆而嫣然，真是

者可追麼？真的是

日方長嗎？只怕一逝則不知

歲能否再見

世能否再見

歷代以來中國畫中人和自然的關係是和諧的，因爲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斯渺小，與其與自然起衝突，不如融合於自然裡，所以在萬丈飛瀑與崇山峻嶺面前，縱使畫面上有人物也只佔那麼一個小小的角落。既無衝突，悲劇也無由生起。「大悲十九首」之第二首「地」如是說：

車行時才知道原來風

是爲阻止它行而吹的

如果明白這道理就會

明白自然的真正用意

勁風吹而車仍前進，是參與自然融合自然，風自吹車自行，衝突也無由產生，道理是很淺顯的。這裡只用四句話便說得恰到好处。

「大悲十九首」所悲的是什麼？是悲機緣錯失（「晨」、「來」），是死亡不可抗拒（「字」），是離愁（「張」），是時光易逝，青春不再（「日」、「月」），也是孤絕（「玄」、「辰」）。

不過，詩人豈有不是孤絕的：

設若我一年四季只說晦澀一語

設若我有天忽然寫晦澀二字

衆人不管意義如何，晦，大家先來說錯

——辰

「武林」一詩在詩集裡是比較特出的，其他的詩大多數只有一個主題，一段故事，而這首却像電影中的分割鏡頭，企圖同時交代幾段故事。可是文字排列不同於影畫，還是有先後之分。詩中的幾個意象都可自成一格，並無必須硬擠在一起的必要。詩題「武林」，錯亂的意象是不是欲說明武林幫派的血腥撕殺？另一方面，意象的錯綜複雜也可成好詩，如李義山之「錦瑟」中之四句：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

每一句都是一個獨立的意象，但其中也有脈絡可尋，雖錯綜却不錯亂。「武林」一詩只是意象的排列，並不引起感情的共鳴，請看：

夜行者穿過幾道街，倏然

發覺身後有同樣的

步履聲。驀回首

只見黑暗中兩道淒厲的

炯炯

馬鞍上有血跡而無人坐騎的

馬，最後還是倒了下去

有人割下了牠底皮鞍

並斫去了牠底

四蹄

究竟「黑暗中兩道淒厲的炯炯」和「馬鞍上有血跡而無人坐騎的馬」有何關係？斫去一隻死馬的四蹄又有何用？而這兩段和下面的一段又有何關連？

忽然有人以尖銳的笛聲

衝破那一道柔情的箏網

爲了要掩飾這些不足，作者用了好些「繩索」欲把意象連接起來（旁邊劃以。號者）：

。。
忽然聳起，一面恐懼地後退

。。
倏然發覺身後有同樣的

。。
忽然有人以尖銳的笛聲

。。
從那時起

儘管如此，牽強的剪接還是難以挑起情感的和絃。而最後一段：

從那時起

如來與大聖便在

五峰上

聚賭

（原詩爲「賭」，應是「賭」之誤。）「西遊記」中齊天大聖逃不過如來佛的五指，兩個死對頭竟會混在一起聚賭？他們根本就 and 江湖中人扯不上關係，加上此段是不是故意要製造出一種錯亂的意象？讀至此段只能令人產生錯愕，不能生聯想。

作者乃向傳統的江湖取材，缺少時代的意義，所寫的江湖仍是武俠小說中傳統的江湖，跟時代脫節太遠。既然有意要傳繼五千年的文化，爲何不把筆尖指向現代，表達這時代的思想，這時代的脈膊？

（二）浪漫的江湖

溫瑞安在一篇批評裡會比較「古典」與「浪漫」，並表示「古典的抑制」比「浪漫的縱樂」爲高，是耶非耶，此處不欲置評，且讓他自己的詩來說明：

我走了，將軍

風雪和馬，都在淒淒喚我

跨上去就成了陽關

成了天涯，天涯成了傷情那一處

我走了，將軍

讓我淒切地喊，傷情地喚

.....

.....

.....

.....

.....

我非走不可了

.....

將軍，恕我淒切而

最後地喚：我走了

將軍

——將軍令

此段乃是將軍「八拜之交」溫掃眉向他辭行所說的，極盡傷情（僅此處錄的，便用了兩個「傷情」，兩個「淒切」一個「哀哀切切」，一個「淒淒」，悲哀得不得了，真辜負了他的「掃眉」名），缺乏史詩的宏大氣魄。作者的浪漫思想，可從他如何介紹宋蘭舟出場看出端倪：

（人：將軍之悍將，文武雙全，宋姓，名蘭舟，使刀劍，工詩詞。）

既是悍將，又工詩詞，豈不浪漫？雖然歷史上文武雙全的人物並非沒有，如岳飛、辛棄疾、文天祥等便是，不過這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趨向。

比較之下，九烈先生的口吻就能合乎他「爲章寇，性任俠豪情」的身份：

大將軍俺給那

副心剝肺的直娘賊氣壞，所有的髮

都沖冠，一切的人頭俺是判官

看俺，看俺去不去邊城把賊們

都一耙打下來！

除了以上各人，當然還少不了一個白衣的「姜」，這「姜」在溫瑞安的诗裡好像已成了公式。

「將軍令」中的人物描寫都是單面的，如鐵公卷，既然將軍會在他三度臨危時將他救出

，便不可能是個只會出賣同僚的小人，可是他在背後刺了將軍一劍後猶沾沾自喜，沒有絲毫內疚，是個徹底的「壞人」，才襯托出其他幾個都是肝胆相照的「好人」，「好人」與「壞人」的界限如此分明，這所謂「史詩」的震撼力便薄弱了。莎士比亞的「金殿逃龍」裡 Ma cheth 弑君殺友後在心裡有鬼的情形下引疚而陷入瘋狂狀態，反而使人信服。

此詩頗長，却不成宏構，因傷情太濫而欠精深。題材是古典的，精神却是浪漫的，作者的其詩作大都如此：

滿目都是令人凋索的荒涼

如在地望出營帳，一輪如斯愁人的月

淡淡的溢滿虞姬的臉

那一切歡華，一切翼求已止歇的臉

曾被粗豪得溫柔王者之手捧端

而今那粗筋突露的大手，垂在胸側

透過營帳一方，淺淺的月華斟在手背上

一切柔和得蒼白，那本是雄武

却仍稚氣的臉，刻劃恆古的滄桑

—— 馨竹

「馨竹」是「馨竹難書」之意，說的是四面楚歌，虞姬自盡，楚霸王自刎於烏江亭的故事，是個悲壯的題材，作者借說書人之口而述：

靜寂中有人劈劈拍拍的敲起拍板

把密湊的弦響沖斷，充滿同情

以及一切絕望和無望

你聽不見那淒涼的三弦

隨着瞎子，是那淒蕩的街市

圍圍繞繞，又到了原來的地方

詩中說「那本是雄武却仍稚氣的臉」是作者的想像，而這想像是浪漫的。詩的前段引子甚長，應可濃縮。作者喜寫長詩而長詩容易流於鬆散，而他又喜於鋪張，已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把一切都說盡，缺少詩的韻味：

隱隱的有人如是說：

許久以前，有一個傳統

許久以後，有許多傳統

無盡的傳統，活過，在未來

及以前，所有的傳統

都變成一個需要負載的壳

緊匝在不勝重荷的人背樑

所以一切便是一切，悲與歡

過去不是過去，隨時

它會回來造訪，借屍，還魂

不惜一切手段，用一隻眼

看一件事，同樣的一件事

可以被許多隻眼睛看

也許這樣可以看出點淒涼來

或許它整個背景，沉甸甸的

負荷，那一切的將來

以及傳統，與個人和現在

連成一系，連環套一般

隨着午夜的梆聲

聲聲都是無盡的淒涼

——
罄竹

用了不少字，要表達的思想並不多，反而造成詩味淡薄。李白的詩「鳳凰台」只用二十

八個字便說得恰到好處而令人回味無窮：

鳳凰台上鳳凰遊，
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白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又如：

這世界是怎樣的世界？

恁地薄弱，恁地易碎

而又恁地無常，恁地薄涼

鏡子碎了等於人碎了

也等於在風中

我穿錯寒衣了

——更衣

「鏡子碎了等於人碎了」說得太明顯，只說「鏡子碎了」我們便明白，何必加多「等於人碎了」？本來「掛衣」是首堪玩味的詩，可惜有此敗筆。

作者有幾首詩富有律動感，如：

寒風起時，漫天紙屑黑蝙蝠似的遊蕩
果衣、報紙、餘燼

徐

續

續

續

飛地

飄

這「徐徐續續地飛飄」幾個字的排列正像一隻舉翅而飛的蝙蝠，又如「依然外記」整首詩便像那起伏不定的江水。不過單是字句的排列不能構成好詩，用得太多反變成「匠」氣。作者的悲劇意識乃建於對命運的不可捉摸，對死亡的不可抗拒以及對輪迴的迷惑：

木蘭舟，你悲悲切切地激過來

帶了許多往事，那風

那城，那一塵不棄的盪過來

輕輕地搖，輕輕地擺

時而右傾，哦，又迅即左側

顛顛挫挫，含糊不深的漂過來

——木蘭舟渡——昔日的江岸

木蘭舟爲何會「悲悲切切，顛顛挫挫，含糊不清的漂過來」？原來說話的人已成過去，「我看見童禪向我走近」。

此刻的江岸

隱隱約約，婉婉約約

隔著未來與過去

追憶將來，期望過去

——此刻的江

爲何會「追憶將來，期望過去」？豈非是同出一源，「此刻的河，流向昔日的海，退回將來的江」？

沉舟不如沉船，燃燈

不如燃香，背風不如
背向，來載一甕骨灰罷
撒在未來的江岸

——未來的江岸

沉舟或沉船，一樣是悲劇，豈有不如之分？況且觀念中船比舟大，一旦覆沒所牽涉的人命會更多。沉舟或沉船，燃燈或燃香，都已經暗示死亡。及後又說：「背風不如背向」，死亡的陰影越加明顯，因令人直接聯想到「見背」，才點出下面「來載一甕骨灰罷」，死亡已成了事實。從朦朧到清晰，一個意象比一個意象緊迫，造成層次上的分別，緊接一句：「撒在未來的江岸」，從生到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幾會超脫？作者的輪迴觀念，在「屏風四扇門」中更加以闡發：

兄弟，你究竟要我怎麼做
屏風四扇門，我都已走過
你恨我，也要恨個清楚

——前生的門

我一生中感情的建設
與破壞同樣大，同樣多
天啊，你究竟肯不肯放過我

——此生的門

天色大黯，王城迄今
已無可翻身，容身
你還提着關刀苦苦追我
若我真的停下來，兄弟
你是不是，真的下得了手？

——後生的門

輪迴不是生命延續的喜悅，而是痛苦的迴轉，作者的感受和佛家思想認為惟有得道修成正果後才能擺脫輪迴之苦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生的意義又如何？請看：

在江湖上，正義很快的

便列為被攻擊最多的人

但願我是：衆生裡

最激烈的寫詩人！

溫瑞安的詩是激烈的，下面是証明：

——什麼門

痛痛痛痛痛

痛痛痛痛痛

大鑼迎面敲

擊

——什麼門

以聲賦意，令人震撼，又云：

我是後生的魂，不贖你

歸去，不稱溫瑞安

——後生的門

口氣真不小。感情激烈的人沒有不是浪漫的，溫瑞安詩風深沉，不是感情的凝鍊，而是題材的沉重。而他年輕，閱世未深，縱然激情有時也不免留於平淡：

倚欄凝雨，倚欄聽雨

凝了幾千年了，雨啊

你對得住我？

——前生的門

把此段與辛棄疾之「水龍吟」比較：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偏，無人會，登臨意。

前者寫得過於匆忙，以致「凝了幾千年了」仍韻味全無；後者味道之光輝燦爛，實是飽受憂患苦痛後才能作出之。

結論：

溫瑞安的這本「將軍令」是一本應該一讀的詩集。詩集中所收錄的盡是三年來的近作，要對他的風格作定論，尙言之過早。瑞安說他的詩「只着重于『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尤其是在『交融』這一點的試驗上」，其實「將軍令」只能做到「詩的背景有傳統色彩」，至於「交融」，還談不上。天地甚大，萬物皆可入詩，以瑞安之才情，豈能永遠流落江湖？若一味固執於那一角小小的江湖，天地便小了，日後徒讓人笑迂腐而已。身於七十年代的馬來西亞，我們甚難想像，他如何「而風花雪月依舊，我依舊走過長安街」？且看他將來如何能真正做到「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如今，借王國維詞「浣溪沙」的其中兩句，便是：

失行孤雁逆風飛，

江湖寥落爾安歸？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三）

到 Arvida 不過短短兩天功夫，在感情上似乎過了一兩個月，而在歡樂上又覺時間飛逝太速，卅日一早收拾行裝，瑪母爲我們做早餐，又準備了許多三文治，預備路上食用，彼此一一吻別，約定旅行回來再見。

車子不再轉出大路而逕自由五十四號公路南下。到了森林地帶，關口設了一個 gate，登記車輛進入之時間。走了約二小時，才到出口的 Gate。其實這裏面也沒什麼，只不過兩邊都是樹林，尤其在嚴冬，政府怕野獸出沒發生意外，登記了車牌，超過時間沒有出來，就入內尋找。

過了關口，再向南行一百卅哩，到了魁北克省的首府魁北克城（Quebec city）。這兒更是充滿法國情調，我們只在觀光區走走。到處是畫廊，賣畫、寫生、自由而閒適。古砲、馬車，風格別具，我睜大眼睛盡情欣賞。這兒遊客漸多，一眼就能看出來。本地人多衣著整潔，舉止安詳；遊客則衣履隨便，行色匆忙，手提相機，東張西望。這兒也有幾間旅遊資料處，可以自由索取路線指南、名勝地點、觀光手冊，各處地圖的參攷資料及彩色圖片。更有許多旅店將他們的外觀內陳印製在明信片上，免費贈送，以廣宣傳，色彩鮮艷，印刷精美。

但對遊客來說，如果不去下榻，倒不如花一角錢買當地風光的明信片，有郵寄的價值。我們在此留連了一小時，拍了一些幻燈照片才開車上路。

過了魁北克城，就有高速公路了。（此處稱 High Way）不過這一段並不算加拿大最漂亮的，但也說得上平坦寬闊。共有三條路線，中間兩條是大路，用點間隔，靠右邊那條較窄，用黃線隔開。六十呎以上的走最左邊，較右那條速度稍慢，或是供羅厘、運輸車走。你想趕路，就走左邊那條，多數開到七八十哩，要是速度慢些，就自量點開到右邊那條去，以免阻礙交通。你如想停下來，或者向右彎進岔路時，就出示信號開到最右那條窄路，這條路通常少用到，所以鋪得較為粗糙。假如想向左彎或倒轉頭駛，就非常麻煩了。因為在大路最左邊中間是用紅毛墩隔開的，分成兩條高速公路，那邊則是迎面而來的車輛。由魁北克到蒙特利奧的是六條，但由蒙特利奧到多倫多的高速公路則是全加拿大最漂亮的，來往就是八條。近市區時，分岔較多，面積也較廣。郊外的高速公路真可說筆直而看不到盡頭。用「天涯路茫茫」來形容，當不為過。當時的感覺是加拿大地方實在太大了。路旁多是未開發種植的青草地，點綴些白的、黃的、橙色的野花。仰頭望天，廣闊無垠，白雲朵朵，機聲隆隆，心胸頓然開朗。

瑪格烈有一個廿歲出頭的妹妹——芭法莉，在銀行工作，嬌小玲瓏，樣子生得很甜，十足法國女郎味道，我由馬來西亞帶來一件最近流行的蝴蝶裝布送給她，她非常珍惜，趕快送去縫製。這兒手工昂貴，布才馬幣十五元，手工費却是加幣三十。晚上帶她去吃唐人餐，她也是讚不絕口。晚上幾個明的朋友來坐談，有的是台大畢業後來深造的，有的是馬大、星大畢業後再來攻讀的，如今他們都已拿到學位，在此工作，不同原居留地服務。因此，我們也就談到人才外流的問題。台灣的說在此所學的東西回去器材缺乏難以施展所用，主要是工作，並不是貪圖這兒的享受。有一位在此工作多年，思鄉情殷，回星洲工作半年多，還是跑了回來。第一星洲天氣太熱，住不習慣，第二賺的錢不夠開銷，單房租一項就去了三分之一。車子也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車，工作不方便，買又不够錢，不像這兒較易貸款。汽油又便宜，住公寓一切設備包清，百多二百元足够了。要想買房子，先交兩三千住進去也不難，生活容易應付。要過這種水準的生活，在星馬必得二千元以上的薪金，可是這種工作，怎能輕易

找到呢。

第二天是七月一日，加拿大國慶日，我們恰巧在這天趕到首都渥太華。它是加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不大，不像蒙特利奧那麼繁華，到處綠樹成蔭，但也具備大城市的格調，到處是現代化的建築設備。如果勉強拿馬來西亞的城市來比，我覺得它似乎像怡保，可又比怡保大得多。

我們到渥太華時，已是中午時分，先開到路旁的 Drive in，旁邊是餐廳，但人不必下車，只在餐廳旁的電話機中叫餐。機旁掛有食物的圖樣、價錢，最普通、最價廉的是熱狗（Hot Dog）兩片麵包夾一條臘腸，（那臘腸味道可不像華人的，味淡多胡椒粉）售價為三毛五，要是嫌份量不夠，還有肉排之類的食物。答話不到五分鐘，食物就由年輕的女侍者送到車上。紙盤紙杯，享用完了，往垃圾桶裏一丟，就開車鬆人。

循着路名，找到我居鑾的好友趙先生夫婦。我們早已在電話中聯絡好，車子一到，他們都跑出來，站在那間有着黃花綠樹點綴着的精緻的小洋房前。我先和趙握了手，然後緊緊地抱着趙太太對她說：「在洋地方，讓我們也行個洋禮吧！」她也開心地大笑起來。「他鄉遇故知」那份興奮可就別提了。明、彪都是趙先生在居鑾打乒乓的老友記，明除了長大成熟成家任職外，樣子還沒什麼變；彪可變多了，二十歲的小伙子，五呎九吋的身材，不像在鑾中時那麼小孩子氣。瑪格烈是第一次和他們見面，但也因是我們的好友，熟不拘禮，隨和萬分。我們只顧大談特談，連她也給冷落了，說完了才想起喝茶，而她竟也早跟趙太太的十歲女兒喜喜和七歲兒子小華交起朋友來了。

趙先生夫婦待人熱誠厚道，談吐又幽默風趣，和他們在一起，簡直忘了歲月之飛逝。他們為我們來，還特別拿了一週假期。吃了點心，略為休息之後，就載我們去兜風。城市內到處是漂亮精緻的房子，掩映在濃蔭之下。各家門前，都種着五顏六色的花，那些花朵都是迷你式的，矮矮密密地靠着牆邊怒放。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黃的、紫的，顏色都很濃深。遠遠望去，好不嬌美。我們又路過各國大使及政府要員首長的官邸，也經過丹麥安徒生的故居，杜魯道總理的住宅，對面不遠，就是總督府，因為是國慶，開放給人入內參觀。此時正值換班，一隊紅衣黑褲帶着高帽的御林車列隊而來換崗，步伐整齊嚴肅，服裝鮮明漂亮，個個

都是那麼英俊挺拔，深深地吸引着我們，看得不願離去。

在市區內繞了幾圈，到處是名人的銅彫、噴泉、花市、露天茶座。公廁內一盒盒的廁紙免費供應，婦女如果紅潮突至，只要在廁內牆上懸掛的機內，投入一角，就會跌出一條棉紙應用，真是體貼週到。洗淨了手，有的用大張的擦手紙，有的用烘乾機，上廁從不收費。路邊多的是自動的售賣機，售賣香煙及各種冷飲，要是不喜喝甜品，到處是噴水喉，隨時解決口渴的煩惱。

我們是小市民，沒有官場朋友，無緣進入政府機構，只是走馬看花在市區閒兜。累了，就在河邊停下來，那垂蔭的大樹下，坐滿了悠閒的遊人，喝水、吃點心、欣賞翻騰的潮浪，夕陽的反射下。水波像無數條起伏的金蛇，閃得滿眼燦爛。雖是在都市里，却也像鄉村那麼靜謐、詩意，令人留連忘返。這個城市有河也有湖，風光如畫。趙先生說這條河夏季划船，冬季結成堅硬的冰，無數的男女從上游一直滑冰到下游去。河岸邊到處是售賣食品和休憩之處，熱鬧非凡，一想到那盛況，誰還會感到冬日之酷寒呢。兜了一會，又到幾個大型的花園去欣賞。千紅萬紫，香風陣陣，沁人心扉，薰人欲醉，好似人在畫圖中。這天的晚餐可豐富極了，趙太太真能幹，她不知跑到那兒去買了這麼多的牛腩來燉，就像在居鑾吃的一樣。此外還有一桌子的菜，吃得大家既飽且醉，渥大華還有個中國式的青菜市場，真令人羨慕，想起那些豆芽豆腐，夢寐難求。

晚上電視播出國慶節目，一位漂緻的小姐坐在高台上任報告員，主持節目進行。我們看了一半，大家就要去看她。立刻驅車到國會大廈的廣場上去，那真有點像吉隆坡大鐘樓前的廣場。我想起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晚上也是如此熱鬧的。數萬人席草地而坐，有的鋪上氈子，有的帶着椅子，場面可真壯觀。前面是一座搭起的高台，那位小姐就坐在高台上，手拿着麥克風（Microphone），下面草地上兩邊架着三四架電視機，現場轉播。節目一項項表演，唱歌、舞蹈，相聲、打渾、笑劇……什至還有中國的舞獅舞龍，想是此地華人表演的。節目完了。就放煙花。在那漆黑的天幕上，仙女散花一般，一個又一個，一聲又一聲，色彩鮮艷絕倫，夾雜着數萬人的讚嘆驚呼，我真如置身仙界，如痴如醉，煙花的份量真多，足足放了一個多小時，真是大飽眼福。放完了之後，奏加國國歌，數萬人起立，燈光突熄，每個人

手中都高舉着一小支火花棒，發出強烈的亮光，將整個的大草場照耀得如同白晝。而每個人都高聲齊唱，無數的心都滙合在一起，爲他們共有的國家而慶祝、而歌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場面啊，我想一定有不少的人感極而泣哩。

這夜，我却難以入夢。我想起大陸，我想起台灣，我想起小小的馬來西亞。我又想起整個的地球，無數的國家，再想起人生苦短，去國何處，竟覺人間紛紛擾擾不能安寧的愚昧。……不過，這許多的念頭，也只是如電光火石，一閃即逝。人畢竟是現實的動物，血肉之軀，想得太多，只覺腦中渾沌一片，昏然睡去，不知東方之既白。

二日上午十時，明去訪友，趙先生和瑪格烈陪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理入境簽證。詢問了二十分鐘，照規例我是來加的觀光客，就只能在加國觀光，要入美國，就先得在原居留地的美使館申請批准才行。但瑪說我在馬時並未想到美國去，來此後，因兒子拿假期，所以隨着前往觀光數天。且出示彼二人的工作地點及身份證明，這種担保獲得他的信任，特准簽證一個月的逗留，在護照上打了印。我們立刻就在他面前握手稱慶，本來嚴謹的場面竟變得輕鬆無比，連這個問話的人也笑起來了。辦完正事，我們又到移民局一趟，問個清楚，我來加時是觀光身份，如果覺得三個月不夠，可以申請延期，（每次最多延一年，要出示醫院健康證明，驗費三十五元）至於延多少次，並未有硬性規定。而兒女在加有工作而又是移民或公民的話，申請父母爲移民來此奉養是極易批准的，不過在申請時，父母必須不在加境。其他人的話，如携巨款來此投資，申請也容易，加國地大人稀，如爲專業人材，申請移民也不困難。來到渥大華華想起了在飛機上認識的朋友，那個黎巴嫩人。於是打個電話聯絡，傍晚帶了明去拜候他。

外國人對吃，力求簡單，對住可非常重視。只要稍有條件，總是千方百計要將屋子弄得舒舒服服。因爲他們圈子小，喜歡有自己的小天地，工畢回來，心靈需要慰貼，單只有個知趣情投的伴侶還是不夠的，總要有個非常舒泰的環境才行。此處佣人請不起，普通人家多是夫婦分工，粗重工作多由男人負責，女人做那些瑣碎輕便的。不過做美加主婦，在亞洲婦女看來，簡直輕而易舉，家中一切機械化。買回來的食物，多是切好、洗好、什至調好作料，回來放入焗爐，或者開了電爐在小鍋子上熱熱就行。逛慣了超級市場，叫她們去牛車水巴刹

，見了那些活鷄活魚，準會以爲是逛動物園，要拿刀割活的，不把她們嚇昏才怪。

這兒高大的建築物多是公用的，如機關、學校、商業中心或是屬於政府部門以及要員官邸，有錢人講氣派，房子也較大些。普通的私人住宅多是小巧精緻，很少有排屋或半獨立式。他們喜歡有自己的地盤，不願與他人爲鄰，以免衝突。屋前屋後都有一塊草坪園地，那怕只是那麼一小塊，也種了些五顏六色的花木。這兒天氣冷，植物生長得慢，花卉的身量大都低矮，可是顏色濃艷，顛巍巍地開着，嬌小可憐。不像熱帶的花，開得大，凋得快，老爲了修剪而忙碌。要是不用殺菌殺蟲藥，不消幾天，就滿園瘡痍，不忍卒睹。這兒似乎沒有蝸牛、螳螂、螞蟥、蒼蠅和蚊子，那些可厭的東西藏身何處，我還未曾發現。也許當地衛生工作做得好，沒有給牠們繁殖的機會。每家門口都有一包黑色的大膠袋，把垃圾放在門外，等待垃圾車來收拾，沒有野狗來翻食。

他們實行小家庭制度，兒女大了，與父母分居，回來探望，親密得跟朋友一樣。兒女飛走了，倆老生活未免寂寞，多數養有貓狗爲伴，對着牠們吐露心聲，也是一絕。而他們不養則已，養了就愛之如命地照顧，不惜工本，養得胖胖地，毛色像軟絨一樣，長而發亮。狼狗太兇，吠聲又大，少有人養，多是養些很別緻的，如臘腸狗、貴婦狗、北京狗、老虎狗之類，給生活添點美的情趣。

當我們到達了他的家，敲了門鈴，那 Mr. Farha 就含笑出迎。我把明介紹給他，握手爲禮，然後招呼我們坐下，暢談一番，這個人的確是喜歡亞洲的，他家的佈置另有情調，除了舒適的沙發之外，其他一切擺設都是中國的古董，這在西方算是很名貴的。不久，他的太太也自樓上下來，明和我都吻她爲禮。她不算漂亮，但却非常有風度，接着四位千金都依次出來依偎在我的身旁寒暄了一陣。他養的那隻狗，大得如似一條小牛一樣。褐色的長毛，閃閃生光，穩坐在廳門口，望着我們談話，氣派得很。他的太太堅持要我們多留一日，以便做東請吃飯。恭敬不如從命，只好答應了她，約定第二天來趙家接我和瑪格烈。「緣份」這兩個字，說正確點，就是點通的靈犀。也許大家都是基督徒，也許對我印象好，也許因爲她覺得請不同種族的人吃飯是一種生活上的點綴，更也許因爲她本來喜歡亞洲人，而我恰巧是亞洲人的緣故。什麼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

第二天中午，她駕車依約前來，我不大會說英語，瑪格烈便做了我的翻譯。因為我的英語她是能理解的，而她說得慢些，我也能體會，她說什麼事情總會檢我能明白的字眼說。這正是用午餐的時間，Eada夫人怕我吃不慣西餐，要請我去中餐館。我想既然是她請客，當然應該讓她有做主人的自然才行，而且我們萍水相逢，不可使人太破費，就提議到平民化的西餐館去。於是她載我們到一間佈置得很藝術化的西餐館，那兒還附有游泳池。那間餐室好熱鬧，桌子都不大，有二人坐的，三人坐的，最多是四人同坐。進得門來，見這間偌大的餐廳，密密麻麻地坐滿了食客，桌子上擺滿了精緻的食具和食品飲料，環顧四週，環肥燕瘦，清一色是女人，幾乎可說是女人的俱樂部。這一來，我可樂壞了，我先告訴她我喜歡這兒活潑輕鬆的氣氛，我要先呼吸一會兒，請她別介意，那個Eada夫人孩子氣地笑起來。

外國女人多數如此，沉默時緊閉着口，不大出聲，要是合心意，說起話來，好似扭開了的水龍頭，滔滔不絕，音調抑揚頓挫，聽起來高山流水好像背書一樣。她這時就和瑪格烈談起話來，談目前最流行的話題，女權運動，黑白衝突事件，本地最近發生的新聞……我坐在那兒，盡情把那些女人欣賞個飽。外國女人成熟得早，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已經長成，但一臉稚氣，天真而苗條，衣飾簡單，不染脂粉；青年女子風姿綽約，顧盼撩人，有些真的是不能增減一分；上了年紀的，有些痴肥驚人，有些乾瘦如柴，少有恰到好處的。但她們都有自知之明，就轉而在服裝、儀態、談吐上做功夫，你看她那麼醜，但她意態悠閒，聲調悅耳，未言先笑，慈祥親切，使你不由得忘記了她的容貌和年紀，樂意與之親近。為什麼這餐廳此時來的全是女人，連Eada夫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也許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但卻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不斷地回味。

離開了餐廳，她又載我們遊車河，一邊告訴我們這些都是什麼地方，有許多是和趙先生們遊過的。渥大華的確漂亮，不愧為首都，要我去形容美在那裡，只嫌這支筆實在太禿了。何牙美的東西描寫得不好，實在是一種冒犯。當時我只是覺得住在渥大華的人真有福氣。遊了一二小時，她才把我們送回家。我對她說，這種殷勤的招待，不但我本身感謝，同時也給加拿大人添了光彩。

傍晚和趙先生夫婦同去參觀博物院，因為時間不夠，只看了自然生物那部份，那真是非

常精彩的立體佈景，將那些鳥類或獸類的標本生動地放在樹枝上、巖石間、山洞邊、雪地中，各種神態，各樣姿勢，配以不同的風景，鑲在濶大的玻璃櫥里，旁邊還有英、法文字說明其名稱及出產地。我們繞着圓形的大廳中心一幅又一幅地欣賞着，每幅都有其不同的意境。不知不覺，繞了一大圈，還覺意猶未盡。旁邊另有幾幅更大的，色調和佈局更爲複雜高雅。所展示的有犀牛、野牛、野狼、山羊、鹿、松鼠、北極熊……以及各種鳥類。有的尙用錄音配以風聲、遠嘯，極盡逼真之能事。再走進去，室內也有許多圖表，人物模型，表明各國各地的風俗、時代背景，更有許多加國初創時期的土著人物及其服裝，住宅、帳幕、煙斗、衣鞋等的展覽，增加不少知識。走累了，往放映室坐下休息。這是自動的，一天到晚，有人無人一套又一套放映無誤。我們看了幾種動物短片及愛斯基摩人的生活，覺得饒有趣味。可惜冷氣較凍，小華受寒，我們就趕快回家。料想不到小華生病了，我很覺抱歉。

三號早上去藝術館參觀畫廊，和居鑾老友黃先生會面，自是一番喜悅，又在陽光普照的地方照了好多張照片才回去。

晚餐就在趙的後園子裡烤肉。（這兒流行Barbeque）烤熟了端到室內圍坐享受。還遇見了一位河南同鄉，剛由大陸回來，鄉音不改，直腸直肚的是燕趙兒女本色。而我的生活習慣早已南北混合，來馬多年，連說話都夾有巫語字眼。可是見了同鄉，童夢重溫，那個河南腔又說個不亦樂乎，趙先生有個弟媳，她說她母親是開封人，真是越說越近乎，大家笑成一團，渾忘置身異域了。

四日早晨，終於到了別離時候，三日的相聚，遍嘗了友誼的溫暖。趙太太還爲我們準備了許多路上的食品飲料，趙先生也在這天上班工作。我們告別了他們，就驅車再踏上旅途。來到渥大華，本想拜候黃潤岳校長，可惜他已去了紐約，真是緣慳一面，未免遺憾。

商晚筠

搖滾樂

再不同頭

再不同頭模糊的視線就快把碼頭給磨成霧般的朦朧

客被送出煙波千里 我呵如何躲在浪的背後 被高高拋起 而後捲成千堆的醒夜 千堆的蒼茫 遠去的笛聲不是你們的 我把薄冷的身子纏着 蹲在長長的旅途上 日夜括着海風

誰說那不是一個最遙遠最東方的地方 我背着流浪的雲背着重甸的期望 我帶着一張高中最新版本的世界地圖 就因為那是最新版本你們就同聲說那樣會安全些 別聚着看我沉重的手揚起我走出岸的帆消逝在天與海之間 我卻是又恨又恐懼這所謂的安全

再不同頭就沒那麼容易抓著回頭的告別了 東行的雲路漫漫水共天長 迷失的濃霧錯誤地座落在怒吼的黑海 離家之後的路是彎彎曲曲難行的路 海是無常難服侍的海 風是不沾親故的暴徒 我被盪成一朵載浮載沉的浪

再不同頭海水就濺濕了我極目平空的路 白天我被海染成湛藍的一點 入夜我被黑色追逐 這不友善的顏色企圖吞噬我 浩瀚的廣洋上我是唯一最渺小最顯眼的目標 在最不平靜的舞台上 朗讀我底脆怕 演最長的獨白 我必須從那一端出來 步入另一端 我不能因遇

度的緊張而昏厥在舞台上 教觀衆失望地回去 靠近日出之岸我就不回頭了

那亞方舟

曾經渾沌過 曾經泛濫過 還會再有災患再一次臨生死快擇的浩劫 誰渡我生我如何渡
誰渡我生渡這荒劫 我把自殺的念頭對着蔓生的痛 把蔓生的痛對着整個城市 那亞把方舟造好之後就流浪去了 那亞說過要來沒來 那亞被安置於聖經裏那亞抽不出空來 那亞把鴿子遺忘在方舟未造訪的二十一世紀 那亞躲在方舟躲在或厚或薄或英文版本或其他語言版本的聖經裏頭接受禱頌

把地球上的自然自然的取之用盡 土地上呈現枯乾 於是把這所謂的自然擴出地界外開始吸取地球外天空裏的自然 這以後是銀河外宇宙的宇宙外 天堂被擠得掉入地獄 地獄被迫投生 生者被迫越出地球 那亞把方舟駛出這將面臨的危機外 到聖經裏某一章某一頁的黑字叢間隱居去了 鴿子誤以為方舟建在有屋簷的人家 鴿子在廣場在飼籠裏天天望着欲變的天色 方舟卻在駛過浩劫之後駛入聖經裏停在上帝的臂彎

生在生中不知生者 無聊的天氣無聊的遊戲那般始終無聊下去 死在腹裏也好 死在週歲日也好 死在未命名的醫藥味裏也好 不要是千千萬萬的不要是死在莫名其妙的車禍裏也不要葬入海裏 髒了欲脫俗淨化的魂 如果那亞趕得及最後一班夜快車 趕得及訂貨單上書名的方舟如果啊如果一切都符合標準規定 再渡我生度這荒劫

搖滾樂

因為冬天是蠟黃色的 沒有零下的純白記憶教我們興奮 我們必須從顏料裏挑出最白的色素把它塗佈在窗外 塗在禿落的樹枝上

我們不喜歡城裏掛起的中秋月 黃澄澄的月亮荒涼地照透我們異鄉的心情

我們常常在信箱裏摸索我們的名字 家的影子被封緊在一只航空信封裏 原原的倒在期待的雙掌裏 是黑字白紙不能治疾療傷的關懷和淡出淡入的景色 昔日的圓月總教你不能把

窗子關上 這一切磨不完的米粒事零碎地滾落你心頭你想起你就非常非常的厭惡做一名異鄉異鄉的人 你打從那兒來不記得不記得 你是否做禮拜上教堂上帝已不管這樁事 或許與人無關吧 或不小心踩到你的痛傷的人總會沒那同事似的說聲抱歉就了了事 哦誰在乎你臉上貼着的是甚麼樣個表情

如果你能忘記自己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 像吉普賽人把天空的空曠視為自己最高的屋簷 世界之大是他們張起的帳篷 或像遊牧人一樣逐地流浪生活 觸及風吹野草動 陽光處處 處處陽光

如果你能忘記自己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 一個早上這般的醒過來 一個晚上這般的躺下去 多了一個昨天頂多少了一個今天 蜘蛛小巧的網結滿了你手觸不著的牆角 織了你許多個撲網就擒的多少個明天 今天過了仍是今天 或每當你想到跨出去一步即成現實 又無從把走過的路在視線裏收回來 現實必須如此直直的高撐起來

你把午夜的美軍電台底搖落星光滾擺睡意的搖滾樂想成你感情豐富的語言 懷念家鄉的陽光教你禁不住想把窗外的夜色搗成黎明 濕濕的寒風從太陽臥病的陰日始未曾露面 你看到那些毫無異樣的表情鋪展在每一張臉譜上你就奇怪 太陽與他們的生活無關了是不是 他們一點也不覺察天空的不全 下午的設備不齊 周末沒有人提議去陽明山去露營去郊遊去划船 你把周末最美麗的時光坐直午夜兩點以後 南洋的咖啡澆醒你的手錶 秒針不停地在一個全圓裏巡察着一到十二的羅馬數字 保羅麥卡尼和艾爾登尊斯等歌手在美國某處邊唱邊扭舞着最現代的滾樂 而 Wolman Jack 咬着古怪的發音拚出一連串厲笑聲 你看著排得整齊齊齊的樣品洋酒 你希望你是喝杯中物的好飲者 把香檳和馬丁尼飲成燒腸的濃醉 敲打你的鼓錯彈你沾灰積塵的吉他 寫你自己的搖滾樂曲用你自己最感情的語言唱它 髒髒這是荒謬之極的念頭 因為你同時想在醒着時刻爛醉地彈唱 也無須在乎你學過了些甚麼 然而今夜你所要的是一整個世紀震撼着你腳踏着的這塊土地的搖滾樂

你的手指撥着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湧向粉白的牆 撲跌在地板上 發出最失望的唉歎聲 你嘗試把它想成生產必經的痛苦過程 是你自己的歌自己的創作

美軍電台很有信心地向你大量推銷這個星期的排行榜前四十名歌曲 你的咖啡比夜更濃

比音樂更熱 香檳不能碰一碰你的神智 你想着你會寫下的詞曲 從含抱墨水的鋼筆尖 在單線紙上讓它們蟹行着 你是不用五線譜的夜吟者 把靜穆的天空唱成衆星的喧嘩 把空蕩的街景唱成現代人的空虛苦悶 把粉白的牆唱成一道畫廊

生存的意義撞擊着你底脚尖 你在地球的某一塊土地上轉着圈 光着腳板踩燙燙的柏油路 很多事物被文明添上一層新的面貌竟是那般的難聞和刺鼻 原始原始下去是最美麗的延續 埋怨會是甚麼鬼東西煩悶又會是甚麼鬼東西空虛又會是甚麼空洞無聊又是如何個無聊法 天曉得 或許一塊樹皮便能衣你一身一件石器便能教你生活下去 而你卻藉著滾滾樂來化分你濃悒的空虛 融解你失敗的間號 走出房間走出回溯的思想領域是紅色訊號的面臨危機的四伏 芝加哥有幾口槍對着繁榮之夜 和平獎是殺人的獎額是多麼誘人的獎 先知的話多數人心惶惶 走出這四方牆外上帝都不敢接受傷患亡滅與否的保險 能不去想這些是最好不過 但你是用思想來充實生活的人

你把一只愛鬧的鐘摔壞

把氣象報告打斷

把電話鈴聲擱至啞了

把自己封在唯一教你不討厭又不曉得如何去埋怨的搖滾樂的鼓樂聲裏
(鄭重的警告：能忘記你自己是某某人最好不過)

PENANG——給宏高

是誰塗下這美麗的名字 我們沒辦法忘記

那是一座綠色的海島 周遭鑲着藍白的天和平靜的海 我們輾轉的星月洒着她柔白的胳膊灣 我們思鄉病裏呈現在視野裏是她 我們歡欣的笑談中千遍萬遍的提起她的名字 她不 是東京 她不是紐約 她不是香港 也不是耶路撒冷 噢 我永遠永遠希望著她不是現代繁榮的櫥窗 她不是一座城市我們都感到慶幸的是她不是一座城市 也不是空的洞的 她沒有過多的虛榮和浮華也沒有戰火的味道 我們且夕都不能摒棄她的名字 歲月的淘洗洗不盡我們心裏頭深烙的記憶 是她教我們懷念這過去 是她令我們鄉愁積厚 常常我們如斯想 也

許我們都應該拾取來時路回去 只是心裏頭百般紊亂 不曉得該如何回去 也許我們回去了會比舊落的碉堡更寂寞 蒼涼的寂寞攫捕了我們長大的成熟

那兒有長長細潔的白沙灘 赤裸的純白誘惑着你赤裸的雙足去接受她底愛撫 去感覺她的細白和柔順 我喜歡她不單是爲了喜歡 因爲你就會住在這島上 我喜歡看你信封右上角清晰的郵戳裏圈着的幾個英文字 Penang 或是 Pulau Pinang 我羨慕你是這島上的孩子 熟悉的島形和街道展現於你的瞳影 也把她周圍的陽光和海風採集 更錄下每一波浪潮的來踪去影 我羨慕你 幾乎忌妒着你在島上種下了許多青春年華且講述局外教人喜愛的趣事

我常會無緣無故的記恨着你未曾帶我一塊去那兒的沙灘 使我一直都未能成爲你美麗記憶裏的一部份

或有這麼的一天 收起遠遊的雲扯下我們的帆 回到我們懷念着的沙灘上 憶舊的時候我們是全然的不相關連不會有着同樣的感受 都不會舒展開同樣的夢城 你許是會不顧一切的去尋找你遺失在某一個方向裏的貝壳 我許是會不斷地重印着足跡 重印着回去曾經被沖褪得了無痕跡的足印 我們看海的心情會如潮汐般同起同落麼？我們追隨海鳥的眼光又豈會是放得一般的廣闊收得一般的近

我一回想我們的緣遇我就懊惱 懊惱它未曾出現在海灘上 未曾迎浪的海邊掠過 我千萬次的想著 在我小住島上的那幾個月裏 若有這麼一個早上或一個夜晚會有這麼一回我就很滿足了

總是不能忘懷的想起每次在渡輪裏快接近這島的碼頭時渡輪很慢很慢的駛入她的胸懷 離開時很快很快不顧一切的駛出她張開的雙臂 離開時能說聲再見多好 總想再回來地如此想過了千多個日子

你這害思鄉病的孩子 在雲層飄來盪去 或東京或橫濱或香港或九龍或台北 回去的路是這般難尋嘍

你如何遺忘遺忘這把你染成憂悵的南中國海 你如何探路探赤道最熱炎的路 你如何呵如何 如果你決心不去想

想她是你的搖籃

想她是你轉頭不及的道別的母親

荒城夜

鴉般的雜吵過後落下黑羽的寧靜
我們用眼睛看月球也用眼睛團團轉着看我們 猖狂的
虹燈橫行街市 像似張燈結綵卻靜似一面鏡子 月球很枯乾很旱荒 偷偷飲着我們的科學我
們的野心 我們都躲在壳裏進行生活 吃點心看電視 音樂來自顫顫按鈕 七弦琴是小孩都
聽不順眼的醜東西 那是幾世紀以後 夜狗唱起荒城夜

愛情

有過一次能否忘記 若果是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痛苦也是好的 寂寞也是美的

初稿：1975年10月初 再稿：十一月初 定稿：十一月18日於台北

黃繼豪

木碗之歌 (二)

九

從荒野醒來，吾發覺月亮是井口，吾是什麼時候跌進來的？

十

吾把門打開是因為門從不會把吾打開。

十一

吾在圖書館向羣書勒索，吾什麼也沒拿到，只是在書架間找到一隻敝履。

十二

吾不能歌，因為吾沒有羽翼，歌不在吾，因為歌有羽翼。

十三

吾將月份牌掛上，草們仍然是綠色的。

十四

邇來衣服愈長愈癯胖。

十五

吾又酒又菸時，歲月因吾而清醒，吾不酒不菸時，歲月因吾而酩酊

十六

吾僅栽下一株花

吾乃走在春天裏

十七

偶然揚起手臂，吾底雙掌翩然如蝶般飛逝，此後，吾的采筆日日打聽它的行踪與歸期。

十八

汝雙眸是吾泅泳之海，吾雙瞳是汝瞻仰之日，海中之日乃吾中之汝

十九

吾雙眸是劍，秋日佩上，冬日出鞘

何 樂 良

長雨

雨雨。雨雨。

我的盤坐，是一種人間的姿態。我愛人間，高處不勝寒。人間的一橙紅的黃昏，清淡的夜。今夏、今夏，渭城輕塵，輕雨。商略黃昏雨。滂滂沱沱，徜徉于雨中，是誰？我的鬼魂？浙瀝浙瀝浙瀝，這真的是雨嗎？不是，不是的。點點滴滴，不冷冷不清清。淒泣到天明。啊是紅顏的淚，午夜咽落如一首古老的樂曲，古老的，鏗鏘，狼戾家國之痛。家國。

聽雨、聽雨。

童年、童年。從童年聽到少年。我的少年。

又從少年聽到青年。琵琶一夜夜盲奏，奏低調子，奏無調的。琵琶是誰？誰是琵琶？歷史的記憶，記憶裏的歷史，可有這麼樣的雨，雨的這麼樣？

一心寒意，我淋一身的寒雨。寒雨？雨是青春。年青的虛幻，是許多的變遷。年輕的歲月，是雨的變遷，雨的圖騰，我的圖騰，如長雨。如長雨。

多少連綿雨。多少霧雲。多少滅在古代殘殘的青光？急急的蝴蝶，與急急的莊周，一生中可曾擁有這急急的美麗？栩栩然蝴蝶，遽遽然莊周。蝴蝶蝴蝶，雨中的蝴蝶，可就是雨中

的莊周？蝴蝶是我？我是蝴蝶？莊周是我？我是莊周？蝴蝶葬我蝶。湖洲葬我蝶。我的蝶，我底蝴蝶，果死在湖洲。湖中有雨。洲中有雨。

美好的憂鬱，雨的曲子，笙管的和鳴，和鳴的悲愴。是誰底命運。是誰底命運。我的迺勁與古老，我的粗獷與華麗，我的歡歌與殉情。我底命運。況且況且，這是我底東方。我底美好與憂鬱的東方。

何等璀璨的世界！濃濃的悲感，壯麗的悲劇美，可哀可恥的塵埃，到處有雨，到處有黃昏消逝短短的黃昏。短短的誕生，短短的死亡。短短的長雨。我身身後，是否有許多流浪，許多悲愴？我底身前隱密我底悲劇，我底身後，用什麼等待着，等待我的死亡？

用什麼葬我？焚我？埋我？雨淋我？雨淋我一世的江湖，我一身的悲壯。

我是否已疲憊？我呼吸無羈，獨立於傳統之外，又於傳統之內。陽光染我，紅葉艷我，山嶽托我。長雨迎我舒適。啊我的少年啊我的少年，撒一把淚在我的遺忘裡。我的青年，找回我的遺忘，撒一把淚，於我二十年華的錦瑟。錦瑟無端，我可有端？清音不足，不足是我死守的不屈。

拂塵而去。拂塵而來。紅塵紅塵？拂塵，當我牢騷着許多的無奈。大學大學，我底王朝，朋友是江東的父老。大學的日子，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時節。回溯年前，死啃書籍，長雨在外，長恨在內，在一段段死寂的黃昏，累了，伏桌而息，仍唸唸有詞，是如歌的輕風。如歌？如歌？還是如寒流？輕風還是冷風？許多悵惘，或醉，或臥，或獨自清醒，或躺在草地形一個大字。雲天雲天。一個大字，形成了我底大學。

啊我底大學。單調的風景，大學的單調。孤寂的情人巷，大學的孤寂。大學落下的雨，是我的王朝在哭泣？雨的臨盤淅瀝，是我在大學的笑聲。雨的連綿，是我字不盡的論言。成長的苦楚，也有許多慰藉，嗅太多的書，也嗅太多的芬芳，就是那走廊邊睡意猶重吹醒我的芬芳。幽媚、餘緒。

更是我底斷腸的悲離與歡合。腸已斷。

看花。聽雨。我真有這麼樣的開心？是開心？源自何處？源自太白？抑是源自阿當夏娃的原始戀？

原始戀啊原始戀。我愿原始，把所有的愛情，打進宮廷去。讓情人生，讓情人死。燕去樓空，佳人仍在？東坡說。滿樓佳人，燕子何在？我說。除了武士與戰馬，除了愛情與函札，詩與詩人，除了生活與不生活，仍有許多、許多的故事。大丈夫無妻時說何患無妻。滔滔天下，何處不是甄甄？甄甄何處？誰是甄甄。

古樸的夢里，是史劇的動人。史劇啊令我潸潸淚下。我已醒了，在古羅馬的墓園里。詩人節還是端午節？中秋節還是八月十五？重陽還是清明？清明的雨，是羣鬼的哭號？鬼的恨怨？他們的愁緒？古羅馬的墓園，有古樸的夢境，有不傷感的英雄故事。迷人的雨水。神話的笑容。發白的太陽。萬縷的金輝。現代現代，現代？夕照低迷，迷我整個悲歷史的心靈。回來故鄉。我的故鄉？稀飯、茅草屋、煤油燈。純樸的舊事。我底舊事曾落在的錯的錯的鑼盤上，回音回音已敲响了幾百年前的今夜，濡濕的今夜，金匱，殘門。浮香淡漠。傷了我的呼吸。平原落雨的雨，落在我的茅草屋。

擋住青山，遮隱明月。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現代？我底啊恐懼與寂寥，揮不開每一件舊事，摧毀原有的印象。我得重生。

長雨。長雨。

長雨長雨雨雨雨。

簫的聲响，都在轉變。我的錯覺？還是雨的錯覺？我浪濤的型式的姿態，化為暴雨，暴雨地捲來，有情與無情的，洗濯所有的身軀，我駐足時的哀傷，我的冷沁，我的貞操。

我的荒蠻。

雨啊雨。趁着晚涼，學許多書生的風流。若有轎子，若有馬騎，若有書童，挑許多的書。若步了。我帶一卷詩，走十里路，雲和月，是八千里的，我可得享用？燈與劍，晚景冉冉漸翳的金光，我可得挑燈？可得看劍？我可得迷眩在白髮生的帳營裏？

扮一個牧童，扮一個農夫，扮一個漁翁。扮拜倫扮太白。扮戴高樂。然後打滾，在如來佛的掌上（或者滾在巴黎的鐵塔之下）。然後痛哭，在會稽的金縷衣旁邊。然後狂笑，在搖頭儒子的面前。儒子們將哭泣，儒子們的哭聲，將會很鈴、很緩。如寂寞的長雨。

這是不盡的長吟。不盡的，也是敗喪的長曲，微纖的輝蘭，無限的人間。

瀟瀟。雨。雨。

衆多清涼，多飲一杯菊花茶罷。一夜溼濕，召來了我踽踽而行的鬼魂。我已死亡？我已死亡？誰偷去了我的劍與刃？我是不是那血光？那劍士？是我？我該多飲一杯清涼的菊花茶。

許多選擇，我挑了鄉音與迷你裙。來！一杯威士忌！茅苔？茅苔？何公子飲威士忌。我的鏡框裏，有令人憤怒的茫然。迷你裙，飄給古老的脈搏看。

雨珠滴瀝，在古董上，在麻木的腦袋子。在音樂的黃昏。我唸黃昏。人間的，橙紅的黃昏。我是古董？我是紅顏？我是神話？我是輕塵？我是鏗鏗？我是渭城？我是冷冷？把疑問問天。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

長雨。

七五年十月十五日

斷羽

一 壺 水

壺底裏委曲俯伏，疲憊的身體，再嚷喊也不能舒展。不幸的是祇能立一個姿勢，悲哀如一隻軟體蟲，永遠受着擠壓。

渴的時候想起我，大口狂飲。

不甘的要他直咳嗽，從鼻孔打出噴嚏，一如千姿的噴泉

棉 花

真他媽的揶揄，一身的潔白竟沾滿嘔心的污穢。

像九嫂，老愛把我搓捻成一小團，深挖她濃黃的耳屎。夜裏擦拭黏黏的液體，洗滌莫名的污血，才輕屑地大力拋出窗外。

污穢那厮且洋洋得意地問：「是你吞嚥了我，還是我吞嚥了你？」

四周的齟齬就哈哈地笑。

再忿怒也得乖乖默忍。即使把我橫撕，我也不能有如瓶子碎裂時的一齣哭嚶

進入撒哈拉

舉頭一望，呈現在他眼前的只是那一片遼廣的沙漠；一陣狂烈的沙塵正向着紮營地帶滾滾而來。他急忙閃進營帳裡，拍一拍衣袖上的微塵，然後躺在那張鋪在地上的帆布上，面向着的就是那張在風中擺動的營帳。他開始懷疑着這次行動的意義，他自己是不是重要的一份子。

他只是一個庶民，一個經常在赤陽下幹苦役、賣勞力的平凡人，他所知道的只是一家人的溫飽，除了這就是終年在防範着某種疾病的來臨。這兩個因素即已構成了他整個生活規範。在他的生命中也只有這個荒僻的也拉小鎮；但却能給他在生命上獲得足夠的營養，因為他是快樂的。

那天，太陽依舊那麼的炙熱，他洒着汗推着那輛木輪車，依依呀呀的拖載着整車枯木，在經過那一道熟悉的街場時，看到幾百人聚集在一個廣場上，當他駐足下來時，他的耳朵却似乎有意無意的聽進了這幾句話：

「我們一定要進入撒哈拉，我們的和平遊行隊伍人數已接近卅五萬人，國王說他將走在卅五萬人的最前頭，這將是我們的榮耀，也是摩洛哥的榮耀，撒哈拉是屬於摩洛哥的！撒哈

拉是屬於摩洛哥的！」

他看着一大群人蜂湧而上，把那個站在台上講話的人高高抬起，那一大夥聽講話的也跟着激動地高舉雙手，也不停地高喊着：「撒哈拉是屬於摩洛哥的？我們要進入撒哈拉！」

看到那講話的人那種激昂的情緒，和台下那些人熱烈反應的情景，他在內心也不期然地跟隨着他們喊着。他開始感到興趣，感到興趣的不是甚麼撒哈拉，因撒哈拉對他的確是陌生的，他只興趣那將遊行的卅五萬人，這隊伍的確是使人感動的。於是，他卸下車，擠入人叢裡去，想更進一步地去了解。這可能是他一生裡的一次例外，他從來不去探聽一椿和他本身沒關係的事。在人叢裡，他要找一個熟悉的人，他要探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總覺得很新奇，這是他未曾聽過的事。結果，他失望了，在人群裡，他竟找不到一個熟悉的人，難道他那個村落裡的人沒半個知道這事？可是，那激昂的情緒似乎已感染了他，他已開始顯得焦急起來，在這個時候是沒法子去找到一個熟悉的人了。於是，他只好向最靠近他的一個年輕人這麼問：

「這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

「噢！這是我們的國家大事，我們要爭回摩洛哥的尊嚴，撒哈拉就是我們的目標，來！你也是我們隊伍中的一份子，怎樣？贊成嗎？我們要征服撒哈拉，要使我們非洲民族抬頭。」

「那年輕人緊握着雙手激動地回答着。」

在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竟是一個局外者。所有的人都在瘋狂地揮動着雙手，且像已失去理智似的跳躍着，這景象處處都表現着人心一致；而他，身為摩洛哥的子民，却未曾為這點歡騰的事跳躍一下。誠然，他的出現，已使這集會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他試圖舉起雙手，但却那麼勉強，他想喊叫，却喊不出聲來。他知道，他完全未受感動。他覺得離這些人很遠很遠，他只好快然地離開人群而去。

在回家的路途上，他發現到處都顯露出一種不尋常的迹象。他看到路上所有的行人都顯得雄赳赳的，彷彿都握緊着雙手。但他在早上出門的時候，並沒有發現過這些奇怪的現象；而現在，到處都是，到處都有一塊塊的人集在一起談論着，說到激動的時候，他們就是大聲喊着：「我們要進入撒哈拉！」

只不過半天的時間，一切都改變得這麼快，整個摩洛哥也將因此改觀嗎？他是摩洛哥的一份子，那麼他也將間接地被改觀了。他竟感到無限恐懼，這是不可能的。撒哈拉是一個甚麼樣子，竟會牽連到摩洛哥的尊嚴，在進入了撒哈拉以後，卅五萬人所得到的代價將是甚麼？他始終猶豫着。可是，在街頭巷尾，充滿了瘋狂囂張的口號，他所聽到的幾乎只有一個撒哈拉而已。這麼說，進入撒哈拉真的是一樁很重要而又很有意義的事了。

一天到晚，他只爲生活忙着，終年只懂得在橄欖樹上點數着希望，因爲他是被繫在摩洛哥最下層的。他始終看不到國王的真面目，其實，他也未曾真正地關心過，他只有單純地生活着；他擁有一小片的橄欖園。現在，他那平靜的生活，忽然被這件不尋常的事擾碎了。

這樁事本來是和他毫無關係的，他絕對不會從這個也拉小鎮跑到達法雅去探聽這消息，他所擁有的世界是平和的、靜穆的。可是，因爲有人從達法雅來到這小鎮，那些人在到處遊說，到處以卅五萬人爲號召力量。這數目的確不少，如果真的排着遊行，那聲勢確是浩浩蕩蕩的。

不知怎的，回到家時，已快近黃昏了。他那兩個兒子在門口那小土牆上對坐着，就像剛討論過甚麼，且曾發生過爭執似的，臉上的表情顯得那麼凝重。他看過去時，正好跟他兒子的視線連在一起；而這個接觸，正巧合地表明了他們心間的疑慮。

「怎麼？你們都知道那些事了？」他向着兒子問着。

「知道了。」兩個兒子齊聲答。停了片刻，一個又說：「我們也決定去了，爸的意思怎樣？」

他一時難以決定，只望着四週已落下來濃濃的暮色。他一面把車上的枯木搬進木寮裡，一面不斷地在注意着他兩個兒子的動靜。他們兄弟倆也顯得那麼焦迫，正期待着他的答覆。「我覺得我們應該這麼做，這是我們作爲國民的一種義務，如果卅五萬人能够成功進入撒哈拉，這將是整個摩洛哥的榮耀。」他大兒子滔滔不絕提出了決定的理由。

真的，一切都改變得那麼快，只不過半天的時間，從達法雅來的那些人就已達到目的。在昏暗的暮色中，他看着那兩對炯炯發光的眼睛。

「如果我也去，你們贊成嗎？」終於他這麼說。

「爸！你真使我們意想不到。這個卅五萬人的遊行隊伍，是絕對不帶武器的，我們只在於和平進入，我們帶去的將只是可蘭經。」他大兒子激動地站了起來，就像立刻要踏上征程一樣。

「我們將會達到目標的。」第二兒子補着說。

他看到年輕一輩的，竟有此堅貞的意識，他才知道摩洛哥幾個美麗的綠洲是如何存在着。他是老了，可是在這個時候，摩洛哥還需要他，他幾乎就要滴下眼淚來。

當他們父子三人連同村落裡的人，和其他人群滙合在一起時，已是遊行進入第三天了。那些從中部出發的人，已顯得精疲力竭，在烈日下拖着沉重的步伐，只是各人手裡仍緊握着一本可蘭經；這就是一個精神依據，要不然怎樣抵得住這熱浪侵襲。他看着一張張油膩的臉，表露出來的却是無從遮掩的痛苦；但是只爲了要進入撒哈拉，他們都在忍受着。他看着這一片人潮，的確是那麼浩大，他感到激動，尤其是那些婦女們，也經得起長途跋涉，且仍那麼堅強地跟隨着。跟隨着隊伍進行的有供水的卡車，還有護送的軍隊。

走了一段路，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他經過那街坊時，在那個集會裡會聽到國王將率領這個卅五萬人的遊行隊伍。於是，他問着旁邊的人：

「國王是不是在我們前面？」

那個人回過頭來，凝望了他一陣，才冷冷地回答：

「國王說他必須留下來，他不能隨便離開一個國家，跟隨我們遊行的只是他的心和感情。」

他聽完不禁震顫了一下，心靈似乎遭受到損傷。但他沒有再提出一些甚麼，他只默默地跟隨着人群前進。

他想到這畢竟是一樁壯舉，卅五萬人將走在歷史裡頭，摩洛哥也將因此而成長，也將奠下更高地位。曝曬的陽光阻不了這浩蕩隊伍的前進，因爲撒哈拉已距離不遠。

只不過半天的時間，他就覺得支持不住了。他眯着眼睛，抵禦着熱風的侵襲，口已渴得利害，於是他向人群嚷叫着：

「快給我一些水！快給我一些水！」

「供水的車離我們很遠。」旁邊的人說。

他才清醒了過來，望向那一片攢動的人頭，真的看不到一輛運水的車，他皺着雙眉，吞下了苦澀的涎水。

「水源供應也不够，昨天也只分得兩杯，卅五萬人，的確是可怕的。」又一個人插嘴說。

「沒有足够的水和糧食，我們怎樣進入撒哈拉？我看我就要抵不住了。」他說着。

「我們必須祈禱，這樣我們或者會得到那種毅力和精神，國王是這樣指示過我們的。」旁邊那人說。

他把可蘭經提高看了看，它真的有那種神奇力量？能驅使一個即將死去的人活回來？他懷疑着。他回頭總看不到他兒子。

「我實在有些懵懂，這事實在不應該是我做的。」他望着遠遠的天際，又向他旁邊的人說。

「你講錯了，我們的抉擇並沒有錯誤，難道卅五萬人都犯上這錯誤？」一個年輕的不滿他的說法。

「我想應該慎重考慮，不應該憑一時的衝動而下決定，其實我是爲了完成我兒子的心願而來的。」他爽直地說。

「如果你想放棄，可以隨時停下來。但要知道，你將是第一個。」那年輕人在提醒着他。

「我却不願意這麼做，我不想對不起摩洛哥，也不想對不起自己，我還不致於這麼懦弱吧！」他雖然覺得難受，但仍堅持着。

「這樣就是了，卅五萬人都是這麼想的。」

終於他在痛苦中掣出一絲淺淺的微笑。那年輕人也隨着他的微笑而歡跳越來，又大聲地喊着：「我們就要進入撒哈拉了！」這麼一喊，却引起了一片喧囂，到處都回應着：「我們要進入撒哈拉！」在這一片煩雜激動的氣氛裡，他好像忘了一切苦楚，在他嘴裡第一次喊出了這句：「我們要進入撒哈拉！」且不停地熱烈地揮舞着可蘭經。

經過了幾天的痛苦掙扎；這幾天的確是在缺乏水源的情況下行走着的，那情形嚴重得實在使人畏縮，。終於越過了撒哈拉邊界，所有來到的人都先後在沙地上紮起蓬帳，想好好地歇息一下。這幾天不知消耗了多少精力，大家都想躺下來，但仍須期待最後一道命令。

他躺在帆布上，看着在強勁風力下擺動的營帳。

「我們成功了嗎？」他問着帳內的人。

「距離成功已不遠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緩衝區，在這兒原有的守軍已撤退五公哩。我們正在等待國王的指示，因為在那道鐵疾襲後面，佈有兩萬枚的地雷，這是我們進入撒哈拉的最大考驗。」有一個人很明瞭地說。

「地雷？我們抵擋得住嗎？除了地雷，在那瞭望台上可能還會有防衛槍手呢！這真的是一場考驗。」他說。

「如果進入撒哈拉的意義是重大的，我們都值得這樣犧牲，除了這，我們也不能獻出一些甚麼給摩洛哥了。」又一個大義凜然地說着。

「誰願意走在前頭？誰肯去踏地雷針？」他懷疑着這個事實。

「拂拂！」那人說。

「拂拂？」他睜大着雙眼。

「是的，把成千上萬的拂拂都放過緩衝區去，把所有地雷都引爆，那時我們就可以安全通過了。」那人說得很有把握。

「荒謬，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嚷叫了起來。

那陣風砂已過。他悵悵地離開營帳，從鐵疾襲看過那一片白茫茫的沙漠；那就是撒哈拉的土地，撒哈拉就是這個樣子，卅五萬人就是爲它而來，而且都沒有錯誤，這是值得懷疑的一點。可能只是爲了摩洛哥的一點恥辱，而必需向它征討。他自己，在沒有經過那集會時，却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他根本不可能會冒着千辛萬苦來到邊界，這意圖當然不是出自他內心，只是在頃刻間被感化，但並不是錯誤，他須要成爲卅五萬人中的一份子，摩洛哥需要他這一點力量。他履行，他付給，可是他必須活生生地去面對地雷，這不是錯誤，但却是愚昧的。

夜晚的沙漠更是格外淒寂，只有偶而一陣淒厲的風嘯。他和所有的人都倦縮在營帳內，等着另一個天明。

當那大大的紅太陽升起時，一則新的消息也是新的命令終於傳來了：「國王說我們已達到預期的目標，我們已成功進入了撒哈拉，我們和平進入，現在也必須和平撤回。」

他感到意外，這消息不可能有錯誤，可是這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的，卅五萬人翻山越嶺，挨盡了多少口渴肚餓的苦楚，辛辛苦苦的來到邊境，在此時却要放棄原來的意圖。他整個人頓時鬆脫下來，抹去鼻樑上的一點砂塵；他爲甚麼要來？爲甚麼會這麼做？他只覺得可笑，笑自己平白浪費了幾天的生命，在他生命歷程上將不包括這樁所謂偉大的行動，他必須從生命中革除。他肯定這回事只是一齣由卅五萬個諧角共同演出的鬧劇而已。

他遠眺着海納平原上集結的大軍，不禁仰天大笑起來。

稿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大山脚

鍾瑜

焚琴錄

洪文傑在某機構裡混跡幾年，頭髮都星霜了，也不過是一個文書的職位。好幾次，趁着落日後，星華初上，他倆夫婦——他太太李非芬，二人坐落在涼院上的籐椅上，聊起日常的生計，他就不覺自艾說：「捱了幾年，妳看！」說着，指了指鬢上的白髮。「髮梢都灰了」也不過是三等文書，再下去，我看前途也不過如此了；趕不得好壽生計，免得日後張惶！」

對於丈夫洪文傑的際遇，他太太李非芬很難說上同情不。她下嫁文傑，當年也若一般少女，對時髦男子的癡迷；那時候的文傑，是一個藝術家，或稱鋼琴家，在紅氍毹上的鋒頭，一下子即攫住了少女的心。李非芬當時還是一個學生，並且是大專最後一年的學生，可恨愛情迷糊了眼睛，跟文傑有了情愫，一晌貪歡，珠胎暗結；在倉惶中和文傑走進了教堂。文傑也因此和家庭鬧翻，他家淵望族，實在看不慣年輕人這種風流韻事。所以大吵一場之後，父親氣得臉如金紙，也顧不得說話輕重，戟指着他說：「你有本事，老婆自己養，也別指望我給你一飯一米！」在旁邊抽噎的母親，也凜於父親的威嚴，也不敢喙詞評理。苦的是一旁的非芬，自己垂着頭，把眼睛放在微腫的肚皮上。眼淚橫流，一條吊在鼻尖上的淚汁，像一顆小晶球般的，把周遭的光芒聚焦一起，仿似一顆發亮的星花，在那裡顫巍巍的跳動；父親突

然的一句話：「這女子和她肚子裡的，也別和我洪家攀駁關係；我決不認的！」她臉皮一震，兩頰收縮，那顆星花突然墜落了，頓成泡影；她發狂的往屋外跑，經過園林，一路上穿花度柳，才在一處懸崖上停下腳來。幸好文傑及時趕到，兩人偎抱在一起；在天高氣爽下，一排落羽松颯颯的價響。雲風四合，一片松濤的聲浪由遠及近，使人有乘風的感覺，並聽到文傑低微地說：「由不得我們活下去！有我呢，妳怕什麼？」她把臉埋在他脅上，一時也沒有語言。——就這樣，他倆竟告同居了。

二人相處之後，文傑起先是招攬幾個學生，在郊外的小屋子裡授課。但是，他們地處小城，能勻出餘閒來學琴的究竟不多。可幸他還撐着，直到非芬挺着肚子，在畢業典禮上，接過了文憑；這不久，非芬肚子起了動靜，忙的文傑團團轉，花了好大的勁，才把她送到城內的留產院。在院廊外，他反剪着手，踏着方步，才得到第一個消息：婦科難產；第二個消息是：嬰兒天逝。最後，醫院當局還爲了母體的安危，商得文傑的同意，爲女的施行絕育閹割。一連串事故都在文傑清醒中進行的；却在非芬昏醒後才知悉一切。當時，產房裡一片糊白，非芬半身埋在素白的被褥裡，頭上罩了雪白的頭套，眼瞳裡一片呆光，窗外透過竹簾，太陽半掩地洩入內室，只見她青腫的臉，紫筋密佈，像紙糊的人兒，褪散了大半的血液；下唇因擠產時使力，微微的割破了表皮，血絲綻露，到文傑欠身向她審視時，血色還旺旺的沾在上面；文傑難過的提起她的手掌，把臉埋在她的掌心，眼淚不期的滴落下來，却只見非芬呆定的眼光轉向他：「你見過他！」文傑自然明白她指的是嬰兒，臉孔上抽搐，欲說又嚥住了，只向她搖搖首。非芬把頭側向床裡，兩道熱淚滾燙的游過臉頰，輕聲的說：「連見也沒有見到，我們的孩子……」底下喃喃的話，文傑也聽不清。只見她肩胛上一陣跳簫，大概她想哭也哭不出聲來了；文傑一時倒反鎮靜起來，把送來的一叢金盞花遞給她：「沒有孩子，還有我！」非芬雪白的臉孔，在清紅的花影下，才泛露一點血色。文傑把花枝放在她手上。她酸楚地一笑，忽然講了句不相干的話：「這花真美！」她的手是顫抖的，文傑看的很清楚，所以借故立起身，把窗上的竹簾拖起，順便拭去眼淚。

兩夫婦很平淡的過了幾年。——文傑因在小城立不下足，自己到了此地步，才知道在此社會，所謂藝術的空衡，根本是不值一哂。想當日，自己在同儕中的風光媚嫵，如今的落寂

孤寒，不然的興起慨歎；也許，他前半生的唯一收穫，就是一個當時尙不解事的女孩，如今，這早已成了婦人的女孩對自己又如何呢？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由於開始是錯誤的，所以，至少在心理上講，他們不是恩愛的夫婦！

文傑在妻子難產後一年，就携眷南下東城，另求生計了。他初到大城，更體驗到炎涼世態，幾個以往和自己相知的，早已在事業上發達，眼睛不認人。文傑求援無門，有時漫步街頭，隨着昏暗的街燈，見自己的身影忽明忽暗的伸縮，襯起來一種落寂的情懷，由不得暗暗垂淚；此後，他拋棄幻想，着實的在新天地謀生。他走落海邊的碼頭，迎着朔風，望着遠遠倒照下來的漁光，自語地說：「我要靠自己站起來！」言罷，開快步回到寓所裡來。

不久之後，他在某機構裡任一份文職。薪金自不算是低微的，加上他悒鬱的性格，很快的，人才過三十，頭髮已呈灰色，眼皮上起了褶，看人着力的時候，眯成一條線，把額角上的一堆橫紋扣在一起，簡直是一幅老像了。有次，也是當夜上的時候，兩夫婦在院落裡納涼的當兒，非芬說：「你配上一副眼鏡吧，別皺着眼睛看人，都給你看老了！」文傑心裡一凜，想到自己的境遇，也着實的委屈了非芬，嘴上囁嚅，一時也想不着適當的話對她說，心念：「這幾年也真苦了她！」嘴上無來由的說：「若是我們有個孩子，那就好多了！」不料，一語未完，非芬臉上陡然灰白，把頭垂下，一片暗濃的髮絲把臉遮全了。只透出了兩顆眼珠，上頭一泓的瀧瀧淚水，半日不語。文傑看形景，已知自己造次，忙改口道：「若是嫌生活寂寞，也讓妳出來做事何如？」非芬想想又是，遂抬頭道：「我行麼？」文傑道：「自然行，妳比我尚有資格，妳是一個學士呢。」非芬破啼爲笑道：「女人受教育，也不過這回事！」

可憐這事提過也罷了，文傑直未替非芬謀取什麼事。到了日來，文傑對自己的職位諸多嗟歎。非芬幾年下來，從她迷戀這位理想的藝術家以還，逐漸也悔覺自己當日愛之不慎。可是，這種情緒，在一對夫妻間是輕慢不能流露的，如果讓丈夫知道，自己在心目中日漸把之估底，那麼，這婚姻至少已開始步入尾聲了。——非芬有時真感到自己在扮演悲劇！那天晚上，她很煩躁的對文傑說：都給你看老了！是幾年來，她對他表現的最粗暴的一次。她往後爲此歉然了一陣。但是文傑的性情和理想，一直不能使她不能對之原有。一個男人沒有出衆的事業，對她如此一個戴過方帽，拿過學位的時代女性，如何能够滿足呢？一百種婚姻，有

一百種的面貌，也許他們中的一種，是普遍的一種！

到此次文傑提到事業生計，非芬才正色的提到工作的意願，並且一反往常的馴弱，語調很確切的說：「倒要讓我去看看世面！」文傑有點錯愕，抬起眼睛，還是謎成一線的說：「果然的話，就讓我替妳試找看！」說完，才見到非芬滿意的啜茶。這一天的夜色很濃，院落一角，臨空一個井字掛棚，上懸一盞盞的吊蘭，枝絮臨風，把香氣欸欸送來；院後一垣竹林，曲徑通幽，把一個平常的夜渲染的蠻有情趣，不覺撩動了文傑的情懷，把身偎在她的肩旁，嘴巴湊近她耳畔，輕聲的講幾句話，非芬臉上一紅，遂啞了一口，逕自去了；文傑因眼弱，看不清她閃入竹林中，整個人沉在黑影裡。他無奈的歎口氣，抽身回住處來，橫廳上有一黑的發油的鋼琴，上頭已淺薄地敷上灰塵。他把鍵盤掀起，露出一排牙白的鍵子。他着實的凝眸一陣，才稍舒指節，輕盈地彈響第一個音符。繼之一重繁複的音浪，掠過夜空，向竹林處傳來；原來非芬依在一株嫩竹下，眼睛呆望着地上疎落的葉影，一群螢火蟲飛過，彼此此起彼落，照見她的眼槽裡溢滿淚花；琴音來的切，這邊文傑在想：「只道她還愛我，實是白費了一番心！」琴音傳到竹林來，她這邊却想：「真可恨，我竟失掉了對他的愛！」遂又想道：「若是能找回來，我即便死了也甘心！」

非芬出來做了事，在一家股票交易所裡任職。先是文員，料理函牘書信等，因她伶俐，不久，職位擢昇得快，業務忙，應酬也多，不消半年光景，她自己在投機上的獲利，竟大大的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於是乘勝追擊，扶搖直上，在文傑最失意的時候，——他掉了職業，非芬在商途上的風雲際會，大大的損了文傑的自尊心！一個男人到此地步，如果要駕禦他光芒四射的妻子，恐怕其難，也非局外人得知的了。

起先，非芬也不怎樣，問知他掉職之後，只是淡然說：「橫豎你不做事也行，放開懷抱吧！」文傑一時惶愧，見她猶能道出一番體己的話，倒也安慰一心。更且，身子邇來薄弱，也一時下主意在家靜養一個時候。可是，這樣平靜的日子並不久，自不免出了岔子；一個如此的丈夫總應感到，他失掉妻子是遲早的事！

非芬的潤氣，反映了文傑的落拓；非芬意氣風發，益覺得文傑暮氣沉沉。自此後，非芬偶爾也給臉色文傑看，先還是含蓄地，曲折迴腸的，後來，乾脆就在他臉上說：「這份帶累

我也够了，也不想想，年來生活是如何過的，不是我，哼，你還好活！」文傑青了臉，正欲發作，非芬已鑽入了簇新的平治，搖下玻璃，管自對女傭的叮囑：「夜飯少了我！」

也許，事業上嶄露頭角的女人，都比凡常的女人更能摧毀婚姻；也許她們爬上事業的顛峰時，所需要的，也許根本不是愛情了！

文傑抱頭吟思數日，儘想的都是這類問題。其實，只要對人生衆相多一點接觸的人，自不免有文傑一番的想象。他思量既久，就趁着早餐的當兒；非芬自盥洗開出來，著一件藕色花格外套，腰裙是新欸掩膝的旅便裝，呢灰底配上紅車紋，簡直是清麗絕俗；特別是勺後的假長髮，眉睫上的晶色油膏，和着橙紅的脣脂，文傑也不覺怔望了她一下。她也極自然的瞟了他一眼，拖了坐椅，坐實在桌上，提起手甲油清亮的嫩掌，邊自料理食料，邊問着文傑，惟是眼睛並不望向他：「看過醫生，怎麼說？」文傑也沉着氣，把餐具放下，脛正的對着非芬。「非芬！」他好久沒會呼叫這名字了，一時也感到艱澀，很難把話續下去。非芬也愕然，好像好久沒會有人呼喚她的名字了，聽來有點陌生，故表情顯的有些迷惑。因見文傑噤不語，也不輕意的問：「有話向我說？」

也由不得文傑猶豫了，他慣常地把眼睛眯成一線，詎料他這一表情，引起了非芬的憎惡，遂把餐刀往桌上一扔，乒乓一響，震的文傑眉頭深鎖，心房裡撲撲跳，他想：「萬想不到她變的如此可怕！」惟是却說：「我很知道妳討厭我，但是，我們何不談談！」她突的立起來，揚手指向他：「大清早的，我不聽你的喪氣話！」說着，連眼珠兒都瞪突了；連最美麗的女人，生氣起來的時候，也變成很難看的。「妳還算是我的妻子！」話方說完，非芬冷笑一聲道：「你算是我的丈夫！」說完，撤身就往外走；門帶的特別重，一屋子都震動了。

文傑頹然的靠在沙發上，仰着頭，僵看了天花板半日；只見陽光流入廳室，反映一屋通亮。他激動的心理，半日才告平復。到了中午時候，女傭擺了他的午膳，他竟摔手命她撤走了。之後，翻起案頭的電話簿，檢閱了一番，才用顫動的手，撥通了長途電話，對方是濃濁的口音，說：「誰呵？」文傑遲疑一陣，鼓足勇氣叫：「父親！……」對方一怔，半晌才問：「是文傑！」文傑用幾乎嘶啞的聲音說：「父親，我錯了！……」說完，已噴出哭聲來，忙把話筒掛上。對方一直扣話機，但是文傑沒有理會，仰靠在沙發上，閉目沉思。惟是

淚水泉湧，連女傭的也不歇自廚室裡往內張，看了半日，看文傑仰臥不動，直不明究竟。

傍晚的時分，血紅的夕陽，把光芒自屋簷上收斂後，一屋子埋在幽黯裡。這時，才見文傑緩慢的立起身來。他徐徐的靠近鋼琴，掀鍵盤，歛慢的彈奏一首柔漫的樂曲。終後，把琴架上的一疊樂譜，全數摺在胸脯，慢慢走向廚室去；彼時，炊灶上正起熊熊的烈火，他鎮靜的坐在便椅上，手舉樂譜，一本繼一本的向火中投去。最後，返身走入臥室，把壁上他和非芬合攝的結婚照除下來，迎着窗外游入的月光，放眼凝視了一會。只見那上面的他和非芬，二人充滿幸福的微笑，但是，像這樣的笑，此後真要成爲永恆的回憶了。

他把照片挾在腰裡，往廚室重去，看着紅燄的火舌，嘴角勾起，他竟笑了，笑的極慘。其後，把整幅照片一舉向火中投去，火勢忽然猛烈，和着他臉上的笑，竟構成一幅恐怖的圖景。

文傑頹然的推門外出，女傭的這才出來，見他神色有異，遂問：「先生要出門？」文傑領首不語，女傭續說：「太太要問及……」文傑截斷他的話，說：「回家去！」說完，頭也不回往外走。

(七五年八月)

卡謬 著
凌高 譯

嘲諷

兩年前我認識一位老婦人。她正遭受一種幾乎令她致命的疾病所折磨。她整個右半邊身子已經癱瘓。在這世界上她只擁有半邊身子，另一半對她已成陌生。這位忙碌，喋喋不休的老婦人被逼靜默地坐着。無知，或者說沒什麼感覺，孤獨地一日復一日，她整個生命只保留給上帝，她相信祂。最好的證明是她有一串念珠，一座鉛製的耶穌像，和一座灰泥塑成的聖約塞手抱嬰兒耶穌的像。她懷疑自己的病是否無可救藥，但她說那樣子是爲了讓別人能注意她。對於其他事情她都寄託在她那麼可憐地愛着的上帝上。

在那特殊的一天確有一個人注意到她。一位年青人。（他認爲那兒有一個真理，也知道這位女人即將死去，但對於解答這矛盾並不感到憂慮。）他確實對這女人的煩惱感到興趣。這是她真正覺察到的事。而這個興趣是上天贈送給傷患者的。她渴切地想訴說她的困擾；她正處於生命線的尾端，而你必須替軀起的一代鋪路。她厭倦了嗎？當然她是。她被棄於一個角落，像條狗。最好能够一勞永逸地了結，既然讓人累贅倒不如早點死去。

她的聲調急躁，像討價還價爭論的人。仍然，年青人瞭解她。不管如何，他的意見是增加別人的負擔比死掉好。但那只証明一件事：他無疑的不會是別人的負擔。當然他告訴那老

婦人——既然他看見了念珠：「你仍然有上帝。」那是真的。然而在這情形下她也有困惑。假如她祈禱的時間長了一點，假如她的眼睛茫然地注視着壁紙的式樣，她的女兒會說：「你瞧她，又在新禱！」「你到底在幹什麼？」而傷患的人會說：「不關我事，但它的結束使我神經緊張。」那老婦人便會跌進沉默中，拋給她女兒一個漫長，責備的臉色。

那年青年人聆聽着，心裏有一股巨大及深邃的痛苦。老婦人繼續說：「當她老時就會知道。她也會需要它。」

你感覺到這老婦人已經從所有囹圄中解脫，除了上帝以外，她整個地遺棄給這最終的罪惡，從必然中獲得美德，很輕易地便被說服剩下給她的是值得她去愛的，終於無法改變地投身於上帝中人的卑鄙裏。但是假設生命中的希望一重生，那麼上帝對於人類利益是沒有力量的。

他們在桌前坐下。年青人受邀請用晚餐。老婦人沒有吃，因為食物在黃昏很難消化。她留在角落處，就在聆聽着她的年青人背後。就因為他感到像被人監視他無法多吃。不過，晚餐照舊進行。他們決定延長聚會去看電影。正好這個星期有一部荒誕片子上演。年青人欣然地接受，沒有想到仍然存在於他背後的人。

離開以前客人都站起來去洗手。老婦人不一道去是毫無問題的，就算她沒有半身不遂，她也對於影片的瞭解一無所知。她說她並不喜歡電影。事實上是她沒辦法明瞭它。任何情況下，她都處於一隅茫然貫注着她陰玫瑰經時數的念珠子上。那就是她放置全部信心之處。她一直收藏着的三樣東西代表了自有上帝後的物質表示。在念珠、耶穌或聖約塞的塑像之前，後，展開了一個她安置所有希望的廣大深邃的黑暗。

每個人都準備好了。他們走到老婦人跟前親了一下向她道晚安。她意識到即將發生的事，緊緊握住她的念珠。但很明顯的這顯示了跟熱誠一樣多的失望。其他的人都親過她。只有年青人離開了。他跟她誠懇地握手，已經轉過身子。然而在她看來是那個對她有興趣的人即要走了。她不想孤零零的。她已經可以感到寂寞的恐怖，失眠的漫長時間，與上帝面對的人挫折。她恐懼，現在僅能依賴人，抓住任何對她表示有興趣的人，握住他的手，緊緊握住，笨拙地感激他以便証實這種堅持。年青人感到困擾。別人已經轉過來催促他快一點。影片九

點鐘開演，最好早一些到場以免排長龍。

他覺得有若面對最殘忍的痛苦：一個被去看電影的人遺留在家中的病婦人。他想離開，逃避，抽回他的手，忘掉它。他感到一陣子對老婦人的怨懣，差一點重重地往她臉上擱一掌。

他終於設法離開了，而那傷患者，從她坐椅裏半立起來，恐慌地目睹她能找到安息的最後一個肯定消失了。現在沒有什麼可以保衛她。而在死亡面前毫無防禦，她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使她害怕，只是她不要孤單。上帝對她沒有用處。祂所做的唯有把她跟人們隔絕使她孤獨。沒有人們她不願活下去。於是她哭了。

其他人都已在外面街上。那年青人無法擺脫懊悔的感覺。他望向那扇燈光明亮的窗子，寂靜的屋裏有一隻大死眼。那眼睛終於閉上了。老婦人的女兒告訴那位年青人：「當她獨處時一直都把燈熄掉。她喜歡坐在黑暗裏。」

※

老人興奮地收攏雙眉，搖動着一隻短小的食指。「當我年輕時，」他說：「我父親一個星期從他新水中給我五法郎做爲零用錢，一直用到下個星期六。唔，我還是那樣儉省。首先，當我去見我的未婚妻，我在曠野間走四哩路到達那兒，又走四哩路回來。你們聽我說，現在的年青人是不懂得如何自娛。」一共有三個年青人與這老人同坐在一張圓桌前。他在述說着他零星的小冒險：評估非常愚笨的行爲，他拿來做勝利慶祝的疲勞之起始。他講故事時從不停頓，急着他的聽衆離開之前把一切說完，只保留了那些他認爲能够感動他們的他過去的面貌。使人們聽他說話是他唯一的惡習：他拒絕去注意那些嘲諷的眼光，和投向他突然輕蔑。年青人視他爲一個在他生命中所有東西都是美好的平凡老人，而他視自己爲經驗極有重量受人尊敬的前輩。年青人不知道那經驗是一個失敗，我們必須失掉一切來贏取一點知識。他受過痛苦。他從沒提起過。最好先快樂一點。假如這種伴裝是不對的，那麼企圖叫人憐憫他會更錯誤的。當生命整個把你吞噬了，一個老人的痛苦有什麼要緊？他不斷地說下去，愉快地逍遙於他那灰澀單調的呢喃中。但那不能長久。他需要有人聽，而年青人已經停止注意他的話。他甚至不再有趣了；他老了。年青人都對打彈子和紙牌感興趣，那些東西把他

們的腦袋從下愚的日常工作中帶走。

儘管他仍努力於使他的故事生動的謊言，他不久就孤獨了。年青人走了，未曾想到令他感覺難受。又一次他孤單了。不再受人傾聽：那是老年的可怖。他被罰於沉默與寂寞中。有人告訴他說他不久就要死了。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是無用的，他甚至足懸伏的困苦。讓他去吧。他必須走。即使假如他不走，保持沉默：那是他起碼能做的事。他痛苦因為只要他一停止說話他就意識到自己老了。然而他也站起來走開，向他周圍的人微笑。但他看見的臉不是漠不關心就是他無權分享的那種被歡樂引起的哄笑。一個人在笑：「她老了，我不否認，但有時老鍋做的炊菜最好。」另一個，顯得更嚴肅：「我們不富有但我們吃得很好。看我的孫子，他比他父親吃得更多。他父親吃一磅的麵包，他却要兩磅！還加上香腸和乾乳酪。有時他吃完後會說：『Heu, Heu!』然後又繼續吃。」老人走開。步伐蹣跚，像推磨驢子的短步，他穿過長長人行道上的人羣。他感到不適但不想回家。平常，他會很快樂返回桌子和油燈前，回到他手指相當機械化地活動的碟子前。他依然喜歡默默地吃他的晚餐，老婦人坐在桌子另一邊，一口一口嚼嚼，腦袋空空地望向空白。這個晚上他會遲點返家。他的晚餐也許已經擺好冷了，他的妻子也許上床了，不會替他擔憂因為她知道他常常不準時回家。她說「他又在月亮中了，」那就表明一切了。

現在他用緩慢迫切的步伐走着。他年老無助。當生命到了盡頭，老年引起陣陣噁心。一切降至不受人傾聽。他走着，在街角處拐彎，顛覆，差些跌倒。我看見他。荒謬得很，但你又能做什麼？再說，他寧呆在街上，在街上比在家裏幾個小時把他和老婦人隔絕單獨關在房裏好。然後，有時候，門慢慢打開一條縫片刻。一個人進來。他穿着一套淺色西裝。他面對老人坐下，時間流走而他什麼都沒說。他沒動，就像剛才半開一陣的門一樣。他不時摸摸頭髮，輕聲嘆息。當他用同樣深沉悲傷的眼光注視着老人冗久後，便緘默地走開。門栓自他背後搭上，老人留在原處，恐慌，肚裏一股辛酸與痛楚的殺棘。在街上，回過來說，不管他遇見多麼少人，他從不孤單。他的熱度升高。他加速腳步；明天一切都會改變，明天。突然間他發覺明天仍會一樣，明天以後，任何一個日子都一樣。他被這不可挽救的發現擊倒。就是這一類的念頭害了你。人們自殺就是因為無法忍受它們——或許，假如他們年青，他們

會把它們變成傳語。

耆老、瘋狂、酩酊、沒人知道。他的結束是會有價值的，讓人垂淚受人尊美。他會有個好下場，也即說他會痛苦。那對他是一個安慰。除此外，他又怎能往？他現在唯能老下去，人們在前途上建築老年。他們企圖給這困於絕望中的老年，一種使他們無法抗拒的懶散。他們想做工頭以便可以退休至郊外一幢小屋子去。但當他們處於幽深的年齡裏，他們非常明白這是錯誤的觀念。他們需要別人的保護。就他本身來說，假如他欲對其生命深信不疑，就必須有人聽他說話。現在街上顯得更暗更空洞。仍有聲音傳過。在黃昏奇異的靜謐中它們變得更肅穆。在圍繞着城鎮的羣山背後仍有微弱的光。某處眼看不及的地方有炊煙升起，裊裊在林覆的山頂後。它慢慢飄上天空，一縷一縷，宛若松樹的枝椏。老人閉上眼睛。當生命帶走了城鎮的喧囂，天空嘲笑他們的愚昧，漠不關心的笑，他孤影隻身，被遺棄，赤裸裸，已經死亡。

我必須描述美好銅板的另一面嗎？無疑，在一個澹暗而骯髒的房裏，老婦人在擺桌子。晚餐準備好時她坐下，看着鐘，稍等了一會兒，便開始吃豐盛的一餐。他心裏想：「他在月亮中。」那說明了一切。

※

他們總共五個人住在同一棟公寓裏：祖母，她的小兒子，她的大女兒還有女兒的兩個孩子。小兒子幾乎是啞吧；女兒，殘廢者，思想困難，兩個孩子之中一個已在保險公司裏做事，另一個繼續他的學業。七十歲時，老祖母仍然統治着這些人。在她床頭上你可以看見她五年前拍的肖像，穿着一襲頸領由一個裝飾物扣住的黑衣，筆直地坐着，臉上無一條皺紋。兩隻明朗冷峻的大眼睛，她有那種莊嚴的姿態，在年齡增長時才逐漸消失，而有時出去時她仍試圖保有它。

就是這兩隻明亮的眼睛替她孫子保存了記憶，仍然使他臉紅。老婦人會等到有客人時才會問，嚴厲地望着他：「你最喜歡誰？你母親或你祖母？」她女兒在場的話她會更歡愉。因為每次孩子都回答「我祖母」，胸中激起一股對他永遠沉默的母親的愛心。然後，當客人爲這優先選擇而驚訝，做母親的會說：「那是因爲她是撫養他長大的人。」

那是因爲老婦人以爲愛是你可以要求的東西。她是一位好母親的觀念給了她一種固性及不能容納異己。她從未瞞騙過丈夫，替他生下九個孩子。他死後，她勃勃地把這個年輕的家帶起來。自從離開了他們在鄉間的小農莊，他們在城市裏古老又貧困的一隅落根，一直住到現在。

這婦人資質竟然不差。但對於她正處於辨別是非的年齡的孫子來講，她只是一個騙人的玩意兒。於是他們的一個叔父告訴了他們一個深具意義的故事：他前往拜訪岳母，看見她閑散坐在窗前。但是她却手執抹布來到門口向他道歉，因爲她必須繼續打掃，並說她做完家務剩下的空閑時間很少。無可諱認這是很不尋常。在家庭討論後她很容易就會暈倒。她也會因肺部不適而受嘔吐之苦。但她病時從不絲毫露出一點謙遜。不呆在房裏，她會大聲地嘔進廚房的垃圾桶中。當她回到房裏，蒼白，眼中因爲出力而蓄滿淚水，她會告訴那些求她去休息的人說她必須準備另一餐，爲這個家負起責任：「我在此準備一切。」或者說：「我不知道沒了我你們會怎樣。」

孩子們長大了，慢慢忽略了她的嘔吐，她稱之爲她的「攻擊」，也是她的埋怨。有一天她上床去叫人請醫生來。他們請他來幽默她。第一天他診斷出胃有點不舒服，第二天肺部得癌，第三天是嚴重的黃胆病。但兩個孩子中較年輕的一個堅持這些都是另一種造作，更成熟的一幕，什麼都不在乎。這婦人會爲了他啓始反應是悲觀的而欺侮他太多。而裏頭含有一種神志清明及拒絕去愛的絕望意識。但佯裝生病的人會成功：老祖母把偽裝帶到死亡之點。在她的末日，她的孩子圍着她，她開始從腸裏的紛擾解脫出來。她轉過來輕鬆地跟她孫子說：「你瞧，」她說，「我像隻豬在放屁。」她在一小時後去世。

至於她的孫子，他現在才知道他一點都不明白所發生的事。他無法從剛目睹婦人最後及難以置信的表現的觀念中解脫出來。假如他問自己是否感到悲傷，他找不到絲毫。僅僅在葬禮那天，因爲大家的淚迸，他才有哭，但却因爲害怕不够真摯而在死亡面前撒謊。那是冬天一個美好的日子，陽光普照。在灰藍的天空下，你可以嗅到冷氣閃着黃色的光。墳場面向城鎮，你可以看見美好透明的太陽落向碼頭顫閃着光芒，像一片濕嘴唇。

這些都不連貫？多麼真實！一個你拋下去看電影的婦人，一個你不再聽他說話的老人，一個挽救不了什麼的死亡，然後，另一方面，整個世界的光芒。倘若你接受一切又有什麼區別？你在這裏看見的是三種大同小異的命運。我們都會死，但各人有各人的死法。總之，太陽仍舊替我們溫暖骨頭。

12—7—1975 草譯
19—10—1975 重修

友聯書局（私人）有限公司

郵購書目 函索即寄

索取書目地址：

Union Book Company (P)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風訊

■雲起時的「元代散曲文學研究」單行本即將出版，列爲蕉風文叢第七種，故本期起不再連載。

■本刊書評一欄已停了許久，本期復由柳非卿先生執筆，評溫瑞安的詩集「將軍令」。「書評」這一欄雖然時斷時續，可喜的是我們始終維持着堅定的原則，即不亂捧、不亂罵，祇「分析」一本書的好壞，指出其優缺點，希望建立起公正的批評風氣。

■周清嘯由另一角度來看溫瑞安的一首長詩「罄竹」（收在「將軍令」內），對讀者瞭解瑞安的詩作，應有參考的價值。

■溫瑞安在本期的通訊稿中，對唐文標事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者精神，值得欽佩。

■沈安琳女士的遊記「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筆鋒流露出來的，盡是濃濃的溫情。尤其寫到在渥大華觀賞加拿大國慶那夜，那種對時間、對空間、對人生、對……的無窮感慨，讀到這裏，不擲書望天喟嘆者幾唏！

■宋子衡這篇「進入撒哈拉」，取材於國際事件。這一種新的嘗試，相信不會引起「馬華文學」跟「非洲文學」之爭吧？

■沈穿心是一位創作甚勤的新人，這首「絕筆」雖非力作，但也深具潛力。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4 期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